



READERS

读者®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 外祖父的白胡须 ■ 说说林青霞 ■ 我尊敬没有“梦想”的人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 · 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84期 二月上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缘豆儿

◎张晓风

在一本书上，我惊奇地读到这样的简单记载：
旧俗四月初八那日煮青豆黄豆遍施人以结缘，
称“缘豆儿”。

读完了，想象力就开始忙碌起来，究竟是怎么
一种风俗？一个人到了那天是该煮一把豆子还是一
升或一斗豆子？清煮还是加酱卤？怎么个送法呢？
站在街口还是市集上呢？送给什么样的人呢？是不
是包括读书人、田家、屠户、老人、小男孩、小女
孩、唱歌的、说书的以及耍猴戏的、卖炊饼的……

而到黄昏，送完了所有豆子的钵子里，是不是
又换上了别人的豆子？我想着想着，只觉手中陡然
沉重起来，低头一看，那只古人的钵子不知什么时
候竟移到我手上来了。

所谓小人物的一生，也不过是那小小
的一只钵子，里面装着小小的豆
子。而所谓少年，就是那种欢
欢喜喜地站在街头的心情吧！
好天好日，好风好鸟，我们
觉得跟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
有一段好因缘。

一只小小的钵子，一堆小小的豆子，街头的人
潮来了又去，怎知今日的一个凝视，不是明日的一
处天涯？在这偶然的一驻足间，且让我们互赠一颗
小小的玉米粒似的豆子，采撷自我家田亩间的豆子
——所谓少年，就是那份愉悦的、掏掏的兴奋。

而有一天，当我年老，当我的豆子赠尽，我会
捧着别人赠我的那一钵，慢慢地从大街上走回来，
就着夕晖，细数那每一粒玉莹。

（君 心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张晓风散文精
选》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黎迦禾 韩维善 高翔飞

孙烈举 蔡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铺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洋 8773094 夏玉柱 8845947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进 (010)59361208

经理(兰州) 周丹 (0931)8773170

目录 2015年第3期

文苑

【卷首语】 1 / 缘豆儿 张晓风

【文苑】 4 / 外祖父的白胡须 琦君

6 / 我喜欢在路上走 顾城

19 / 经纬线 亦舒

66 / 提琴 阿城

67 / 有待 刘荒田

【书林一叶】 7 / 上官团长的马 莫言

人物

【人物】 14 / 说说林青霞 章诒和

【名人轶事】 13 / 张爱玲的“鞋子悲剧” 王文静

62 / 画坛那些事 纪大年

【回忆】 48 / 士之德操 张艺谋

社会

【杂谈随感】 10 / 我尊敬没有“梦想”的人 古典

12 / 看得见未来才有未来 冯仑

27 / 路过你人生的朋友 王晓宇

30 / 中国讲钱 美国为钱 张五常

36 / 谁偷走了夜的“黑” 王开岭

45 / 世界正变得单调 茨威格

【话题】 50 / 为什么你挣得比别人少 崔鹏

【社会之窗】 24 / “暖男”当道 韩松落

人生

【人世间】 18 / 谁在悄悄等你回信 李轶男

52 / 最后的心愿 沈轶伦

63 / 忘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 青青子衿

【人生之旅】 8 / 你我相逢在黄昏的海上 梁文福

64 / 漫长的告别 王朔

68 / 那些单身的人儿 殷毅

【婚姻家庭】 28 / 牵手和推手 李安

42 / 从红玫瑰到饭黏子 李筱懿

【两代之间】 26 / 别人的父母 权蓉

【青年一代】 34 / 人因梦想而伟大 雷军

57 / 青春有价 薛涌

生活

【心理人生】 29 / 独处的能力 杨照

32 / 园丁与花园 刘瑜

【经营之道】 51 / 天长地久的小吃 蒋勋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584期) 二月(上)

生活

- 【品位】 25 / 浓和淡 子沫
70 / 找棵树, 靠一靠 陈凤兰
- 【生活之友】 56 / 米饭还是面条 袁越
- 【乐活】 9 / 人生三乐 李银河
22 / 优雅 吴永进

文明

- 【在海外】 20 / 王子的寂寞 陈之藩
- 【他山石】 46 / 欧洲人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忙 章元佳
- 【风情录】 55 / 带刺的长椅 睿雪
- 【趣味科学】 37 / 饭碗决定饭量 崔仁哲
- 【历史一页】 60 / 失和与相惜 王开林
- 【文化茶座】 40 / 讲学笔记 赵无极
65 / 中国人的宗教 张爱玲
- 【史海拾贝】 55 / 敏感词 老猫

悦读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58 / 2014年精彩瞬间回顾

点滴

- 【意林】 23 / 最轻、最重和最肥 张梅
23 / 良朋益友 魏梯香
23 / 记得, 就是最好的证明 辉姑娘
31 / 昆虫都能 安东尼·德·梅勒
31 / 以舍为得 星云大师
31 / 大化之美 凸凹

- 【语丝】 25 / 莫迪亚诺的句子
- 【资料卡】 33 / 冷知识
33 / 资料卡

- 【点滴】 11 / 这些傻事(外一篇) 瘦茶
11 / 王国维的“六不” 史飞翔
21 / 南锣鼓巷 陆昕
35 / 有何可惜 蔡澜
47 / 把对手留下 黄鹤
47 / 钱与油彩 林清玄
49 / 静默的爱 顾南安
67 / 要知道为什么 潘石屹

互动

- 【互动】 71 / 互动

艺术

- 【封面】 小寒(摄影作品) Andrew Osokin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 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我没有看见过我家的财神爷，但是我总是把外祖父与财神爷联想在一起。因为外祖父有三络雪白雪白的长胡须，连眉毛都是雪白的。他手里老捏着旱烟筒，脚上无论冬夏，总是拖一双草拖鞋，冬天了再多套一双白布袜。长工阿根说财神爷就是这个样儿，他听一个小偷亲口告诉他的。

那个小偷有一夜来我家偷东西，从谷仓里偷了一担谷子，刚挑到后门口，却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公公站在门边，拿手一指，那担谷子就重得再也挑不动了。他吓得把扁担丢下，拔腿想跑，老公公却开口了：“站住，不要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财神爷，你想偷东西是偷不走的。你没有钱，我给你两

块银圆，你以后不要再做贼了。”老公公摸出两块亮晃晃的银圆给他，叫他快走。小偷从此再也不敢到我家偷东西了。所以这地方人人都知道我家的财神爷最灵、最管事。外祖父却摸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哪一家都有个财神爷，就看这一家人做事待人怎么样。”

外祖父是读书人，进过学，却什么功名都没考取过，后来就在祠堂里教私塾，并在当地给人义务治病。他医书看了很多，常常讲些药名或简单的方子给妈妈听。因此妈妈也像半个医生，什么茯苓、陈皮、薏米、红枣，无缘无故地就熬来喂我喝，说是理湿健脾的。外祖父坐在厨房门口的廊檐下，摸

外祖父的 白胡须

●琦 君





着长胡须对妈妈说：“别给孩子吃药，我虽给旁人治病，但自己活了这么大年纪，却没吃过药。”他说，耳不医不聋，眼不医不瞎，上天给人的五官与内脏机能，本来都是很齐全的，好好保养，人人都可活到100岁。他说他自己起码可以活到90以上，因为他从不生气。我看着他雪白的胡须被风吹得飘飘呀飘的，很相信他说的话。

冬天，他最喜欢叫我搬两把竹椅，我们并排坐在后门的矮墙边晒太阳。夏天就坐在那儿乘凉，听他讲那讲不完的故事。妈妈怕他累，叫我换张靠背藤椅给他，他都不要。那时他70多岁，腰杆挺得直直的，没有一点佝偻的老态。

坐在后门口的一件有趣的工作，就是编小竹笼。外祖父用小刀把竹篾削得细细的，教我编一种四四方方的小笼子。笼子里面放圆卵石，编好了扔着玩。有一次，我捉了一只金龟子塞在里面，外祖父一定要我把它放走，他说虫子也不可随便虐待的。他指着墙角边正在排着队搬运食物的蚂蚁说：“你看蚂蚁多好，一个家族同心协力地把食物运回洞里，藏起来冬天吃，从来没看见一只蚂蚁只顾自己在外吃饱了不回家的。”他常常故意丢一点糕饼在墙边，坐在那儿守着让蚂蚁搬运，嘴角一直挂着微笑，胡须也翘着。妈妈说外祖父会长寿，就是因为他看世上什么都是好玩的。

要饭的看见他坐在后门口，就伸手向他讨钱。他就掏出枚铜子给人家。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他再掏一枚。一直到铜子掏完，他才摇摇手说：“今天没有了，明天我换了铜子你们再来。”妈妈说善门难开，叫他不要这么施舍，招来好多要饭的难对付。他像有点不高兴，烟筒敲得“咯咯”地响，他说：“哪个愿意讨饭？总是没法子才走这条路。”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乞丐向外祖父讨了一枚铜子，不到两个钟头，她又背了个孩子再来讨。我告诉外祖父说：“她已经来过了。”他像听也没听见，又给她一枚。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看清楚，她明明是欺骗您。”他说：“孩子，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他来骗你，你只要不被他骗就是了。一枚铜子，在她眼里比斗笠还大，多给她一枚，她多高兴。这么多讨饭的，有的人确实是好吃懒做，但有的真的是因为贫穷。我有多的，就给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有好日子过了，也会想起自己从前的苦日子，想到受过人的接济，就会好好帮助别人了，那么我今天这枚铜钱的功效就很大了。”他喷了口

烟，问我：“你懂不懂？”

“懂是懂，不过我不大赞成拿钱给骗子。”我说。

“骗人的人也是可以感化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位最慷慨、最不计较金钱的人，他自己没钱的时候，人家借给他钱，他不买吃的、穿的，却统统买了书。他说钱一定要用在正正当当的地方。当他宣扬革命的时候，许多人都来向他借钱，他都给人家。那时他的朋友胡汉民先生劝他说：许多人都是来骗你钱的，你不可太相信他们。他却说没有关系，这么多人里面，总有几个是真诚的。后来那些向他拿过钱、原只是想骗骗他的人，都被他感动，纷纷起来响应他了。这一件事就可证明，人人都可做好人。你当他是坏人，他也许真的就变坏了；你当他是好人，他就是偶然犯了过错，也会变好的。诚心诚意待人，一定可以感动对方的。我再讲一段国父的故事你听。”他讲起孙中山先生来就眉飞色舞，因为他最钦佩孙中山先生了。他说：“国父在国外的時候，有一个留学生愿意参加革命，后来又有点害怕了，就偷偷割开他的皮包，偷走了一份革命党成员的名单。国父却装作不知道，等到革命成功以后，他一点也不计较那人所犯的过错，反而给他一个官做。那人万分的感动，做事做得很好。”

他忽然轻声轻气地问我：“你知不知道那一次咱家财神爷吓走了小偷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你别告诉别人，那个白胡子财神爷就是我呀！”

“外公，您真好玩，那个小偷一定不知道。”

“他知道，他不好意思说，才故意那么告诉人的。我给他两块银圆，劝说他一顿，他后来就去学做手艺，没有再做小偷了。”

他又继续说：“我不是说过吗？哪一家都有个财神爷，一个国家也有个财神爷，做官的个个好，老百姓也个个好，这个国家就会发财，就会强盛。”

这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一直都没有忘怀。进入中学以后，每次圣诞节看见舞台上或橱窗里白眉毛、白胡子的圣诞老公公，就会想起我家的财神爷——我的外祖父，还有他老人家对我说的那段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外祖父就是一位专门将快乐带给人们的仁慈老人。



我喜欢在路上走

● 顾城

我喜欢在路上走
一个人
看着太阳
看着她从草尖上
从羚羊的角弯里
从干枯的秸秆上 升起

我喜欢在路上走
我不要帽子
不要屋顶
不要那重复的墙
我不想看见上面的水迹
它像垂梦的影子

我喜欢在路上走

太阳爱我
也爱所有的人
我渴望成为一片大陆
在她的注视下
拒绝海洋

我喜欢在路上走
喜欢在黄昏的路上
看见灯光

我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
必须有太阳

（洛 洛摘）

我现在执笔追述他的小故事时，眼前就出现他飘着白胡须的慈爱面容。他活到96岁，无疾而终。去世的当天早晨，他自己洗了澡，换好衣服，在佛堂与祖宗神位前点好香烛，然后安安静静地靠在床上，像睡觉似的睡着去世了。可是无论他是怎样的仙逝而去，我还是禁不住悲伤哭泣。因为那时我的双亲都已去世，他是唯一最爱我的亲人。我自幼依他膝下多年，我们的祖孙之情是超乎寻常的。记得最后那一年的腊月廿八，乡下演庙戏，天下着大雪，冻得人手足都僵硬了。而每年腊月的封门戏，班子总是最整脚的，衣服破烂，唱戏的都是又丑又老，连我这个戏迷都不想去看。可是外祖父点起灯笼，穿上钉鞋，对我与长工阿根说：“走，我们看戏去。”

“我不去，外公，太冷了。”

“公公都不怕冷，你怕冷？走。”

他一手牵我，一手提灯笼，阿根背着长板凳，外祖父的钉鞋踩在雪地里，发出“沙沙”的清脆声音。他走得好快，到了庙里，戏已经开锣了，正殿里零零落落的还不到30个人。台上演的是我看厌了的《投军别窑》，一男一女哑着嗓子不知在唱些什么。武生旧兮兮的长靠背后，旗子都只剩了两杆，没精打采地垂下来。可是每唱完一出，外祖父却拼命拍手叫好。不知什么时候，他给台上递去一块银圆，叫他们来个“加官”，一个魁星兴高采烈地出来舞一通，接着一个戴纱帽穿红袍的又出来摇摆一阵，向外祖父照了照“洪福齐天”四个大字，

外祖父摸着胡子笑开了嘴。

人都快散完了，我只想睡觉。可是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才回家。路上的雪积得更厚了，老人的长筒钉鞋，慢慢地陷进雪里，再慢慢地提出来。我由阿根背着，撑着被雪压得沉甸甸的伞，在摇晃的灯笼光影里慢慢走回家。阿根埋怨说：“这种破戏看它做什么？”

“你不懂，破班子怪可怜的，台下没有人看，叫他们怎么演得下去。所以我特地去捧场的。”外祖父说。

“你还给他一块银圆呢。”我说。

“让他们打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

红灯笼的光晕照在雪地上，好美的颜色。我再看外祖父雪白的长胡须，也被灯笼照得变成了粉红色。我抱着阿根的颈子说：“外公真好。”

“唔，你老人家这样好心，将来不是神仙就是佛。”阿根说。

我看看外祖父快乐的神情，他真像是一位神仙似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外祖父看庙戏。以后我外出求学，就没机会陪他一起看庙戏、听他讲故事了。

现在，我抬头望着蔚蓝的晴空，朵朵白云后面，仿佛出现了我那留着雪白长须的外祖父，他在对我微笑，也对这世界微笑。

（青花瓷摘自三民书局《琦君小品》一书，李晨图）



上官团长的马

● 莫言

1976年3月，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后勤处的马车班。马车班只有两个兵：班长和我。班长管着我，我管着三匹马。

三匹马一匹黄，一匹红，一匹黑。黄马和红马年轻力壮，每天早晨，它们和班长一起，将一车粪干从团部大院运到农场，晚上再把农场生产的蔬菜拉到团部食堂。

黑马是匹双目失明的老马，班长和红、黄两匹马走后，我就把它拉到院子里晒太阳。黑马臀部有一个烙印，模模糊糊的，像数字“13”。它的右耳上有一个豁口，臀部和大腿上有几圈比鞋底还硬的老茧。它的眼睛虽然瞎了，但依然蓝汪汪的，好似两潭深水。

第二年，班长复员了。团部与农场之间的运输也由汽车代替。红、黄两匹马处理给了团部旁边的丁家大队。黑马又老又瞎，一时找不到买主。后勤处的领导跟我谈话，让我到团部食堂做饭，等处理了黑马就去报到。就在这时，父亲到部队看我来了。

那天，我给黑马刷着毛，父亲站在我身后，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事。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我抬头看到，他的眼里放出了光彩。他把我推到一边，抚摸着黑马臀部上那个模糊的烙印。然后，他又转到马前，托起黑马低垂着的豁耳朵。我看到父亲双手颤抖。我听到父亲激动地喊：“这是上官团长的马！”父亲拍着黑马的额头，问：“马，你还认识我吧？我遛过你，我饮过你，我喂过你……”

父亲说，1948年，解放军九纵十三团驻扎在我们村，团部就设在我家厢房里。团长姓上官，是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上官团长高挑个儿，走起路来像小旋风，说话嘎嘣脆，见了百姓不笑就不说话，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那时，我大哥刚1岁，长得挺招人喜欢，上官团长一见他，就对我娘说：“大嫂，把这个孩子送给我做儿子吧！”娘就把我大哥往他怀里一送，说：“给！”他就把我大哥接过去，举起来，举起来……

黑马那时还是匹小马。5月里，团长骑马去看地形，中了冷枪，当场就牺牲了……小马把他驮回来，浑身是血，耳朵也被打豁了……

“孩子，”父亲眼泪汪汪地说，“去求求你们领导，把上官团长的马卖给我吧！”

（岸芷汀兰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一书，李小光图）





如果，和一个人第3次相逢，恰好在黄昏，又在海上。

这样的开头，读起来也许有点浪漫。然而，我想说的，比浪漫要淡一些，但在某个层面上，却又深一些。

那一天，是在游轮上。船在离岸不远处停泊着，大部分乘客都上岸去玩了。我们选择留在船上，享受心情的晃荡，一下子就晃到了黄昏。正在甲板上聊着，

上岸的人已三三两两地陆续回来，从我们面前经过，走向船舱。

忽然，有位女士停了下来，叫出我的名字。

那位女士有点兴奋，她和身旁的丈夫，还有一位手抱幼儿的年轻女子走了过来，说道：“又遇见你们了。还记得吗？多峇湖？”

经她这么一说，我们马上认

出来了。25年前，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印尼多峇湖去玩，恰好与这对夫妇同团。他们当时才结婚没多久，一路上大家聊得很开心，旅行结束时，我们都说希望有机会再相见，但后来却再没有见到过。

没有约定的，反而会重逢。

3年前，我们到香港去，住宿于尖沙咀某饭店。退房那天，站在酒店大门正要出发往机场去时，有人认出了我，兴奋地叫出我的名字——正是那对夫妇。原来他们也住在同一家酒店，而且他们在新加坡的住处也离我们家不是很远。那么多年了，都没有在国内相见。那一天，如果我们早一刻或晚一刻走出那家酒店的大门，也未必能重逢。

“你们好像没什么变化。”3年前，以及在海上相遇的眼前，那位女士都这么说。海风很大，吹过来有咸咸的味道。我咀嚼着这第3次相逢——依然是在国外，这次还是在海上——我真的觉得，在巧合或缘分之余，还蕴含着很多人生的滋味。

怎么会没有改变呢？就连上一次相逢和这一次相逢的3年之间，中年夫妇的身份都已有所改变——年轻女子是他们的女儿，幼儿是他们的外孙。当年在多峇湖初晤的新婚伉俪，现在已经当了外公和外婆。

在海上相逢，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徐志摩《偶然》中的句子：“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中学时期很喜欢徐志摩的诗，后来当了文艺青年，便嫌他的诗浅显。很多年后，重听那些被谱写进歌里的诗句，又感到不但耐听而且耐读，还可以吟唱出

你我相逢在黄昏的海上

●梁文福





一些无关爱情的人生际会与况味。

如果，和一个人第3次相逢，恰好是在黄昏，又在海上——而那个人，恰好是“自己”。这样的相逢，就比浪漫还深一些。

我们都是和别人的重逢中，看到自己的改变。我常对学生说，要留意“三”在中国文学里的微妙意义。譬如说，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短短的绝句，就是将人生浓缩成三个相见的场景。

我珍惜所有“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的人们——我们都的确在人生与岁月里或远或近地交会。正是这种“若没遇见也不会时时想起”的关系，提醒了我们：自己并不重要，但同时，自己也很珍贵。

“你我相逢在黄昏的海上”，我带着祝福，在心里说了这句话——对那位女士和她的家人，也对自己这么说。原来诗句里的“你我”也可以是：“你就是我”。

写完这篇文章，这个系列的文章就还剩最后一篇了。若有下一个系列，到时相逢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下一个“自己”呢？

记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我记得那个画面：老虎和少年在大海的孤舟上静静张望着天边的彩霞。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有人说，老虎就是少年的投影。绚丽的彩霞中，静静的感悟，比浪漫还深一些。 ❀

（孤山夜雨摘自《联合早报》
2014年10月11日，戴晓明图）

人生三乐

●李银河

恋爱、读书、写作是人生三乐。恋爱时，人沉浸在激情之中，快乐的感觉无以复加；读书时，人徜徉在智慧之中，心旷神怡；写作时，人寻寻觅觅，仿佛处在寻宝的过程中，一旦有所收获，便心花怒放，心情愉悦得无与伦比。

恋爱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世界上好人很多，可不一定是你能对他产生激情的。人的情感、性情、经历、想法五花八门，不一定能够正好与你相遇、相知并且相爱。所以一旦对某人产生激情之爱，务必要珍惜，精心呵护，浸淫其中，最好能够保持终身。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太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万一有此幸运，快乐真是无与伦比的。

读书倒是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只要有欲望、有时间，就可以在书林书海中尽情徜徉，沉浸其中，乐不思蜀。虽然绝大多数书都不值得一读，但是真正的好书也足够人享用的

了，尤其像我这样读书速度比较慢的（诵读速度），一本好书别人可以享用一天，我可以细细品尝三天。此生不必担忧会把好书读尽，就像走进海盗的藏宝洞，满眼珍宝，享用不尽，快乐也是无与伦比的。

写作则像探险，你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仿佛陷入一个迷宫，或者一个漆黑的洞穴，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看到前面有一丝亮光，以为找到了出路，便一路奋力狂奔，结果并没有走出去，心情不免沮丧。但是有时“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心中豁然开朗。看着自己的思绪像涓涓的流水，从内心的泉眼中汨汨涌出，晶莹剔透，绵绵不绝，那愉悦的感觉更是无与伦比的。

无论生命还有多长时间，唯愿沉浸在恋爱、读书和写作之中。 ❀

（明月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德〕海尼曼图）



结束了某大学的MBA课程后，我走到楼下，此时已经是北京的深秋。那天晚上甚至能看到星星，天气好得让人怀疑自己不在北京。从温热的教室里走出来，深吸了一口气，冷空气让心变得如月光般宁静。

一个学生跟着我走了一段路，也许觉得我实在是不忙，便走过来问我一个问题，算是刚才那个讲座的续集——在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你们在一所很好的学校里而读MBA课程，毕业后会进入高薪的行业，在一流的平台与最聪明的精英团队为伍，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想明白你的梦想是什么，并且遇到一个能够接近梦想的机会，即使那个时候这个梦想看起来既简陋又不那么‘精英’，也请你为它做点什么。这才是你来这里学习的目的。”

“但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

的梦想是什么。”她说，“老师，怎样才能有梦想？”

“列出你生活的8个领域，事业、财务、健康、家庭、友情、爱情、个人成长，还有一项留给你自己，填什么都可以，比如说旅游。然后给每一个领域都设想一个3到5年后最好的样

我尊敬没有“梦想”的人

●古典

子，这样你有概念吗？”

“有的，我脑海里会有画面出来。”她点点头，又有点困惑，“但是这就是梦想吗？难道梦想不应该是完整、很清晰的吗？”

“是的。”我笑了，“我们都被梦想这个词忽悠得够呛。励志书看得多了，我们总认为梦想一定要是宏伟而遥远的，比如改变世界什么的才能算梦想。其实梦想更应该是触手可及的。试试看，把每一个小的部分的画面想

象出来，你会惊喜地发现，这些部分之间都有联系。当每一个拼图出现，你3年后的梦想就会变得立体，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到那时你就会明白，这就是你的梦想。”

她的眼睛开始发光，我想她的拼图已经开始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那我就不会有伟大的梦想了吗？”

“会的，你一定会有。但是我们要走到这座山的山顶，才能望到下一条路。梦想的力量应该给我们动力，而不是压力——对于登山者来说，脚下的山顶就是梦想，而不是某一天去爬珠峰。”

她高兴地走了。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让我们总会误解，以为“梦想”就该和“解放全人类”这样假大空的目标联系起来，于是我们为自己立下了很多和现在没什么联系的虚幻梦想——当梦想成为一种青春



流行品，甚至成为一种道德判断——你就会被梦想绑架了。

真正的梦想应该是能被你真真切切地看到的，应该和你的生活相关，应该是在你身边就有能够帮助你实现它的资源。只有这样，梦想才会成为你成长的动力，而不是成为你成长的负担。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小时候父母离异，在姐姐的支持之下生活、读书，而后来到北京。她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录了姐姐为她花的每一笔钱，这么多年下来，数额惊人。她不知道职业规划，不知道职业生涯的三阶段模型，也不顾生涯彩虹图里写定的关于人生这一阶段的任务……她的职业目标很简单，就是坚持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大部分，给姐姐寄去这让自己心安的钱。她说：“我没有梦想，我现在就是想要努力赚钱。我要早点还清这笔钱，这是我的独立和尊严。”

我能帮她分析，也许她姐姐并不需要这笔钱，我也可以告诉她，在人生这个阶段不如先投资自己，未来再还钱。我们能站在她的位置之外，给她一万个貌似更正确的建议……但是谁又能否认，她这种固执的努力背后的勇敢、坚强和尊严？她以自己的方式找到独立和自尊，这难道不是她人生中最需要和最值得守护的东西？

我没有给她任何的建议，相反，我向她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发自内心地尊敬这样的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拥有梦想的人。

（田龙华摘自《时代青年·悦读》2014年第11期，王青图）



王国维的“六不”

●史飞翔

王国维生性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地位尊卑，不分老幼贵贱，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这些傻事 (外一篇)

●瘦茶

为吃一口饭，周梦蝶在台北街头摆了20年小书摊。一日他写信给朋友：“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几天，每天只有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一百二十来分钟是我的！而我通通把它们都耗在读经、研墨、临‘二王’小楷这些傻事上了。”卖书为生，清贫度日，却还做“这些傻事”，周梦蝶真诗人也。看多少世人，一辈子从没做过“傻事”，这才真傻呢。

为文

一

刘绪源在《今文渊源》里说：“胡适的文章是为广义的学生而写，周作人的文章是为自己的同道而写，鲁迅则更多的是为他的对手而写的。”所以胡适的文章大家都能懂，周作人的文章同道懂就够了，鲁迅的文章他的对手最懂，因为最能戳到他们的痛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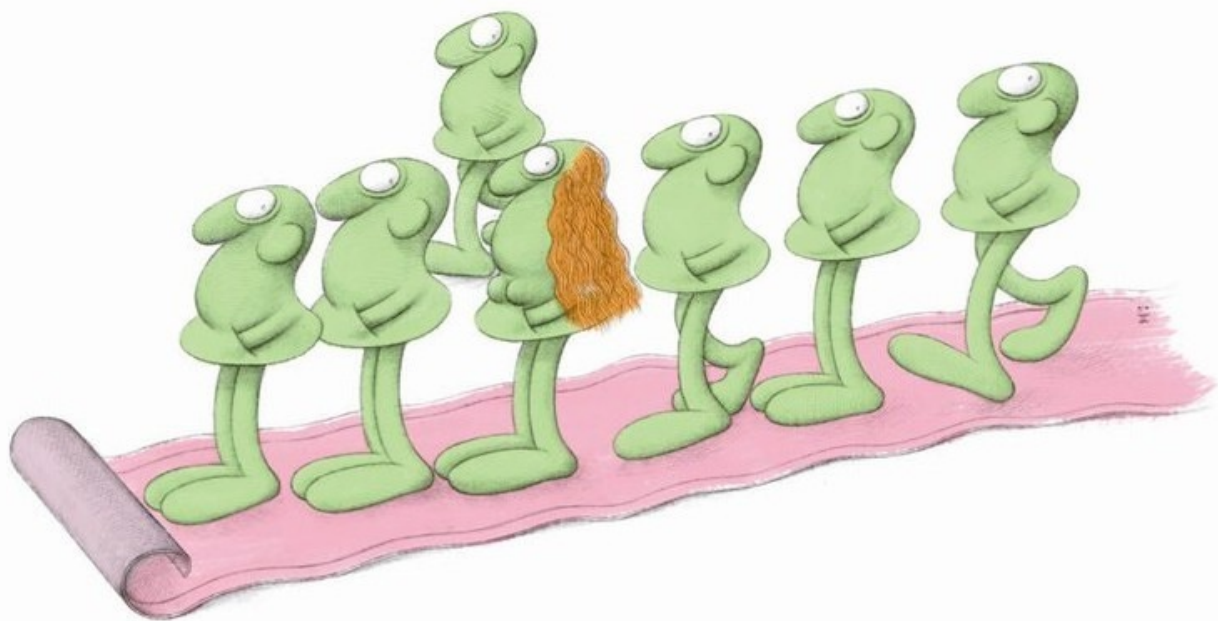
二

我曾说过，做人有为有不为，作文有写有不写。看到梁实秋的一句话：“了解一个作家，要看他写些什么，也要看他写不写些什么。”真是荣幸，我辈普通读书人竟和大作家“所见略同”。我甚至觉得，看一个写文章的人，看他写什么比看他写什么更可看出高下来，更可掂量出其斤两来。

（千树摘自《今晚报》）



●
冯
仑



看得见未来才有未来

原来我一直以为，活到一定年纪，就会变成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但没有温度的人。因为凡是有高度、深度、广度的人，温度一般都比较低，遇事比较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沉得住气，不轻易发表意见。

但现在我发现，随着互联网时代社会的日益开放，高度没上去，大家反而越来越喜欢低俗。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就像台湾歌手郑智化说的，他总是从底下看人生，看到的人生更精彩。一般人往高处看，看到脸，往下看，看到了腰，再往下，看到了脚后跟。郑智化看到了大家没有正视的东西。我50岁以后看到的，比20多岁时想象的更让人开心，因为这个世界更加真实了。

而且，事儿也越来越小。原以为我们可以管大事——家国情

怀，现在看不能，为什么？社会各有分工，艺术家管艺术家的事，官员管官员的事，在商言商，我自己要守本分，管好属于自己这摊儿的小事。

另外，时代似乎变得更浅显了。所谓深刻，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痛苦像腌咸菜一样腌着，最后拎着两根黄瓜出来，这叫深刻。凡是痛苦的、沉淀而又不能流动、不能瞬间用感觉器官化解的东西，就是深刻的。像陕西、山西、河南的很多作家都是深刻的，为什么呢？

你看路遥当年写作，桌上这儿搁一碗白水，那儿搁一个馒头，最后写出《人生》，很深刻。但是深圳、香港的作品为什么不深刻呢？因为再多的痛苦，晚上去酒吧、夜总会一泡就没了，深刻不了。

现在的小时代，跟我原来想象中的情况正好相反。第一变低了，第二变小了，第三变浅薄

了。

小时代和大时代的青年，最大的不同是词汇不一样。

贾平凹有篇散文，讲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陕西人，蹲在茅坑里大谈伊拉克问题，国际大事谈了一圈，最后才发现没带手纸。上厕所带手纸这么大的事都忘了，还在关心国际局势。这当然是个笑话，不过陕西人大体属于这种大时代的人，他们的情怀都是五千年的。

“80后”和“90后”一般都是说自己，最多说说同事，说说北上广就算是谈大事了，另外就是研究房贷、谈对象、上班这些事儿，再一个就是琢磨玩、旅行、买什么。这种区别，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是管自己的事还是管闲事。大时代的人就是管闲事，“80后”“90后”最大的优点就是开始管自己的事。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如果连自己的事都管不好，别人的事肯定也是

管不好的。

另外，信息的获取量也有很大差异。大时代的人基本用眼睛阅读，最多用点耳朵。现在大家感知信息几乎是“五感”调动，信息量非常大。这带来两个好处：第一就是所谓的素质在提高，适应性也在提高；第二个就是创造性在增强。到现在为止，获取知识的成本是越来越低。原来获取知识的成本高到一个村里得供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一死，这个村里的人就都可能成文盲了。现在知识的成本低到鼠标一点，什么都有。但是创造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你知道的大家都知道，所以创造和创新的压力会比以前大。

再者就是个人的权利意识在增强。做房地产客户服务，你会发现，70岁左右的客户是“大叙事”，遇到分歧或问题，从来不知道找律师，你给他花钱请律师他都不相信。40岁左右的业主就要好沟通很多，再年轻的，30岁以下的客户，连见而谈都不用，直接找律师打官司就行了。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开始增强，这一代人变得具体了，了解自己了，知道疼自己了。

“80后”“90后”是中国未来20年的希望——这是废话，我干爹以前老讽刺我，说我总说那些永远正确的废话，但是我不能不这么说，我得罪不起后来人。

但这的确是真心的肯定，看得见未来的人才会有未来，为未来欢呼的人才能创造未来，站在未来看今天的人才会有快乐。✿

（凌河摘自《辽沈晚报》2014年11月20日，刘宏图）



张爱玲的 “鞋子悲剧”

●王文静

早年我读张爱玲，感觉张爱玲和她的文字，就是一朵海上花，字近人远。

中年以后，对文字更有通感，也因为生活，突然就读懂了张爱玲。特别是她中年后的文字，我觉得更如她的生活：灰头土脸，落魄无助。小说中人物的奋力挣扎和寂寞无助，其实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真实的张爱玲。

1961年，张爱玲在香港做编剧，给丈夫写过6封信，写信时的身份是“赖雅夫人”。其夫赖雅那时已经是美国过气的作家，中风瘫痪后，还得靠张爱玲养活。张爱玲是应宋淇之邀，到香港写剧本，赚取夫妇俩在美国的生活用度。

为了赶写剧本，张爱玲已

是急得眼睛出血。可偏偏美国的出版社，还来了份退稿通知。民国才女，人过中年，又无子女，在美国还有一个“老夫”要靠这“少妻”的一支笔“讨生活”。张爱玲一时间经济上极为拮据，被迫接受“最有失尊严的痛苦安排”：向宋淇夫妇借钱过活。

更要命的是，张爱玲提前完成的新剧本，也没达到宋家预期的满意程度。1961年2月20日，张爱玲在信的末尾说：“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

10天前，1961年2月10日，她还在信里向丈夫赖雅诉苦：“自搭了那班从旧金山起飞的拥挤飞机后，我一直腿肿腿胀。看来我要等到农历年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松的鞋子……我现在备受煎熬，每天工作，从早上十时到凌晨一时。”

在我41岁那年的冬天，也有过几乎和张爱玲一样的境遇：辞职做主妇，照顾晚生的两个女儿，写出的文章大部分遭遇退稿，物价不停上涨，生活拮据。所以读到张爱玲信中的句子“要等到农历年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松的鞋子”时，我一下子失去控制，泪水盈满眼眶。

写《传奇》的大作家张爱玲，居然也会遭遇如此境地。✿

（黄兰兰摘自《中外文摘》2014年第21期，冷冰川图）

难以相信，林青霞都60了

20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大陆人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之外的“那头”，外面的事物也涌入了“这头”。别的不说，单讲宝岛台湾，一下子就挤进来三个女人：邓丽君、琼瑶、林青霞。街头听邓丽君，灯下读琼瑶，电影里看林青霞。她们如尖利之风，似细密之雨，风靡大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欣赏到电影里的林青霞。最初是在专门放映“内部参考片”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她的电影；之后，在政府机关礼堂看；之后，在电影院看；之后，在电视里看；再后来，我们成为朋友。

2014年11月，林青霞满60岁，一个甲子，这让我有些难以置信。一次在香港，董桥约几个朋友吃饭。她来得最晚，董太太说：“我在街上看见她了，人家还在买衣服。”

等啊等，等来一阵风。林青霞穿一件绿色连衣裙，双手扯着裙子，跳着舞步，转着圈儿进来。然后，举着三根手指，得意道：“300块，打折的！”

董桥瞥了她一眼，说：“谁能信，这个人快60了。”

吃饭时，她又催快吃。她说：“我要带愚姐逛街。”

啥味道都没吃出来，就跟着她跑了。到了一家成衣店，我看中一件白布衫，又见到出售的袜子不错，有各种质地、各种款式。我拣了两双黑的，她挑了红的和绿的，我接过来一看，这不正是“惨绿愁红”嘛。这袜子，咋穿？她穿。

端详她那张几乎找不到皱纹的脸，想起董桥说的那句：“谁



说说林青霞

◎章诒和

能信，这个人快60了。”

白先勇说她是慧心美人

说起林青霞，恐怕首先要说的是电影。40余年间，她演了百部电影，成为一代人的偶像，并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于她而言，却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是帅哥，没治了。搞得天上也有颗星与之同名。那是2000年的8月，一位天文爱好者发现了一颗小行星，遂命名为“林青霞星”，2006年获得批准。编号为：38821。

我长期从事戏曲研究。戏曲（特别是昆曲、京剧）是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艺术，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有一定之规。台上所有的动作都来自程式，戏曲的创作方法，也是远离生活形态的。也就是说，一切“原生态”的东

西都无法直接搬上戏曲舞台，一定要经过程式化处理。但电影的情况恰恰相反，电影表演可以说是程式化程度最低，乃至无程式，这是电影的重要艺术特性。它追求的是动作的真实过程，要求演员的情绪、表情和行为方式是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呈现，尤其侧重于表现人的气质与天性，其创作方法是贴近生活，甚至希望能达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某种模糊。这是戏曲和电影的基本差异。林青霞驰骋于银幕，能适应各种角色且长盛不衰，探究其因，我以为她是赢在了“气质与天性”这个基本点上。

举个例子吧。1992年上映的《新龙门客栈》，是中国当代武侠电影中的经典。剧中，张曼玉扮演的金镶玉被人称为是一只灵猫，诡异、恣肆、张扬，表演大胆而精绝。林青霞女扮男装饰演邱莫言，则是气度不凡，含而不露，举手投足无不有深沉典雅之态。戏演到了最后一刻，邱莫言即将没入流沙且终现女儿身，林青霞也仅仅是用一对眼睛，抓住抬头的瞬间，让目光穿透灵魂，倾泻出内心的千言万语。在这部电影里，无论是凝望远山，还是眼角落泪，林青霞的眼神运用颇似京剧，好像都能用戏曲锣鼓敲击出心理节奏来！所以，我对朋友说：“林青霞是昆曲的正旦，京戏里的大青衣。”

这篇稿子刚搁笔，我得到一本由日本记者撰写的《永远的林青霞》。翻开一看，有段文字谈《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其中，记者称赞她扮演的非男非女的东方不败，有着“致命的眼神”。记者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林青霞答：“这部戏开拍

前，我请了一个老师教我京戏。”果然不错！

红花还须绿叶扶持。梅兰芳、程砚秋有绿叶扶持，林青霞、张曼玉也有绿叶扶持，这是两种方式和方法完全不同的“扶持”。对梅、程等京剧名伶的“扶持”，姑且不论。那电影呢？可以说电影演员的艺术形象，从来就是由导演、摄影、编剧、美工、特技师、造型师、灯光师共同打造出来的。这种“共同打造”，太厉害了，它能使演员的相貌、表情、动作、姿态乃至肌肤，获得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意义。其中，导演对演员的指导，甚至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手段。某些电影明星，仿佛就是街上的路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林青霞是个美人，穿着讲究，言行得体，有着一贯的绮丽优雅。白先勇说她是“慧心美人”，又说：“她本性善良，在演艺圈沉浮那么多年，能出淤泥而不染；写文章能出口不伤人，非常难得。”的确如此，林青霞不

说是非，但心里是有是非的！我们议论电影导演时，她对两位享有盛名的电影导演做过这样的对比：“某某与某某有相似之处，都是大器晚成，性格中有压抑的成分，对电影狂热，但是分道扬镳了。一个心无旁骛，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做电影梦；一个则被过分的野心和名利追求，消磨了他并不多的艺术感觉，以致像焦雄屏（台湾资深电影批评家）所言——迷失了精神方向。”这段话，恐怕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说是非”来概括，它显示出林青霞的艺术见地和价值判断。

2014年4月下旬，她发来邮件，说：“能不能拿一篇新作给我看看？”正好手头有一篇我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的私人回忆录《行者思之》写的序言《成也不须矜，败也不须争》。全文5000字，我发给了她。

两天后，林青霞回信，说：“愚姐，愚姐，我对你的文字、热情、正义感和勇气太太太佩服了。看完你的文章，我感到自己

的卑微，无地自容。我一定努力努力，向你看齐。”读罢，很有些激动。我并非为她的赞誉而兴奋，是震惊于她毫无遮饰的赤诚。我又想：林青霞有善良、有热情、有慧心，就足够了，她还需要勇气吗？出于私心，我希望林青霞过平静的生活。焦雄屏说：“林青霞胆小。”艺人一般都有些胆小。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很风光、很傲气，但内心脆弱，有卑微感。然而遇到大事，很多艺人是立场、有选择的。比如胆小的梅兰芳，日本人打来，他说不唱戏，就不唱。和孟小冬分手，梅老板也是很有决断的。林青霞不宜和梅兰芳放在一起做比较，但遇到大事，她也是不含糊的。每逢台湾选举，她一定要回到台北，不放弃自己的选票。

外面承受压力，内心忍受孤独

近几年，林青霞拿起笔，开始写作，在董桥等朋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的报刊上开设专栏。

演员在舞台上和银幕里，千姿百态，尽情宣泄。一旦回到生活中，他们往往要紧紧包裹住自己，用距离感维护、封闭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人很紧绷，防御心很重”。当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尽量享受其银幕形象的影响，把自己的精力和肉体奉献给玩乐、聚会、时尚、嬉戏、麻将、闲聊、社交、赌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挥霍来填充时间。女演员还希望能拥有大量的爱（包括一个收入丰厚的丈夫），境况富裕地过好后面的日子。

一般来说，银幕背后、电影之外的明星，我们这些普通人是



电影《新龙门客栈》中扮演邱莫言的林青霞



电影《东邪西毒》中林青霞扮演独孤求败

不了解的。娱乐记者们尽管每天追踪明星的行迹，也是难以真正了解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外面承受压力，内心忍受孤独，这是艺人的常态。艺人越有名，压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独。别看前呼后拥，没有安全感的正是这些红得发紫、热得烫手的名艺人。所以，我在2012年修订版《伶人往事》的序言里感叹道：“浮云太远，心事太近。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从她拿起了笔，情况就有所变化。写散文，就要把自己摆进去，因此她必须写自己。

林青霞有一篇叫《忆》的文章，笔下涉及张国荣。她写自己来到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二楼，踏进长廊后想起从这里跳楼而亡的张国荣。但写过两段，她就把笔锋转向了自己，这样写来：“我搬进一座新世界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东方之珠，香港。我应该开心地欣赏它。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美丽灿烂的夜景，让我觉得更加孤单，心里一

阵酸楚，突然之间号啕大哭起来……从1984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1994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于是，林青霞打电话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寂寞，电话挂断，寂寞又来。过去了多少年，己为人母的林青霞路过此地，还指着这栋公寓对女儿讲述曾经的寂寞。

《忆》的篇幅不长，但沉甸甸的，它的分量来自真实而细腻的情感。

她写的另一个明星是邓丽君。林青霞细致地写出1990年和邓丽君在巴黎的相遇。由于没有名气的包袱，彼此都很自在地显露出真性情。两人在路边喝咖啡，看来往的行人，欣赏巴黎夜景，餐厅服务生突见“两颗星”，紧张得刀叉落地，还有邓丽君在巴黎的时尚公寓……结束了法国之旅，两人一同飞回香港。在飞机上，林青霞问：“你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邓丽君答：“算命的说我命中注定要离乡背井。这样比较好！”《邓

丽君印象》一文还有个“红宝石首饰”的细节。林青霞新婚不久，邓丽君打来电话，说：“我在清迈，有一套红宝石首饰要送给你。”这是两人最后的通话。清迈，清迈！邓丽君夜半猝死的地方。获知死讯，林青霞完全不敢相信。那一年，邓丽君42岁。

总之，林青霞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我知道，第一次见面，她就背着偷偷对别人说：“章诒和太寂寞了，她应该结婚。”

后来，我们熟了，她就当着我的面说：“愚姐，你要有男朋友啊！”

我很感动。

有遗憾，才是人生

电影是梦工厂，制造梦幻，由此而获取高额利润，并成批推出美女帅哥。这些明星让观众如醉如痴的同时，也获得名气和金钱。美貌、财富、知识以及魅力，构筑了一个女明星的强大吸引力，林青霞可谓四者集于一身，这是一个人的本钱，也是一个人的负担。如此半生，有遗憾吗？有。她说：“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懊悔，那就是我的从影生涯没有什么代表作。”她还说：“巩俐非常幸运。”而我以为：有遗憾，才是人生。

进入到中年，息影多年，林青霞的性格中增添了沉稳、仁厚以及理性。如今，她开始用文字做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琐琐碎碎，实实在在。而这一切于她，十分珍贵，也十分不易。

水深水浅，云去云来，林青霞才60岁，小呢。

（柳萱摘自《南方周末》2014年10月23日）

孤独就是叫了外卖不敢去洗澡。

——形容词“孤独”原本抽象而主观，现在好了，它变成了画面，可感可触

人类将被人工智能终结。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近日接受采访时称，人工智能能够自行发展，并且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重塑自我，而人类受限于缓慢的生物进化无法与之抗衡，终将被替代

我们有多少钱花在学习上？

——调查显示，中国人花在饮食、娱乐等享受型项目上的钱远远超出投资学习，然而犹太民族不管发生何种情况，都坚持学习

如果说在美国做企业是100米赛跑，那在中国做企业就是100米跨栏越野赛。

——马云

我们是否想过，当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东西时，你就匆匆忙忙把它拍下来，发出去，被转发，但是，这过程中其实你并没有看清楚它，更没有看清楚它和我们的关系。如何能够实现精神上真正的交流，这才是我们应该追问的。

——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认为，在图像时代，人们越来越满足于视觉化的效果，缺乏思考

人们总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身，失败归因于环境，而将他人的成功归因于环境，失败归因于自身。

——对己对人总有不同



来自富有家庭的人更愿意阅读，而很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则承认他们从不阅读，沉迷于看电视和DVD光盘。

——英国“图书信托基金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阅读这个问题上，英国似乎变成了两个国度

58年前，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不是演员、运动员或音乐家，而是科学家爱因斯坦。

——“教学突破奖”创始人之一、俄罗斯企业家尤里密米尔纳说，知识界的光彩在当今社会被掩盖了

出生后，一群小孩比爸妈；上学时，一群学生比分数；毕业时，一群青年比工作；结婚后，一群朋友比配偶；有小孩了，一群家长比小孩；到老了，一群老人比体格；就算是死了，你还要找人比墓地和骨灰盒。

——人一辈子都不得闲

虚构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去忽悠一群想不劳而获的人，最终养活一批真正不劳而获的人。

——网民吐槽中国彩票业信息不够透明

用不上时痛苦，用上时更痛苦。

——买保险的感受

装病毁一生，偷懒穷三代！刻苦来训练，必成高富帅！

——军训期间，有男生声称“肾虚”，有女生声称“皮肤过敏、崴脚、生理期、感冒、胃疼……”面对层出不穷的请假理由，有学校打出了这样的标语

我知道女的被尊重就被称为“先生”，不被男的娶回家就叫“剩女”，能干得不得了叫“女汉子”，然后有人说我们不是男权社会。

虽然传统的奢侈品大牌在中国增速放缓，但是一些新的国际轻奢品牌、高端小众品牌和定制品牌等，在中国市场依然保持着双位数的增长。

——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周婷

100多年过去了，观众的体型越来越大，已经坐不进那只有40厘米宽的座位。

——英国伍斯特郡有着近130年历史的莫尔文电影院最近拆掉了380个旧座椅，影院相当无奈地道出了改造原因

很多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就开始创业，最终，生活变成了朝五晚九。

——心不困，得自由 ❀
(故烟、花雨等摘)



谁在悄悄等你回信

● 李轶男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欣怡。

欣怡独身到33岁时，父母再也扛不住了，开始催婚。

这次催婚的阵势很大，好像不给他们个交代就过不去了。欣怡盘点了内心，发现自己也不是绝对的独身主义者，索性开始听父母的安排相亲。

在多场相亲后，算是锁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男人叫浩，有趣的是，浩其实是欣怡的小学同学，在四年级时转学，所以他们的相亲等于一场同学聚会。

重新续上的同学情，使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鉴于两人年龄都不小了，很快就开始谈婚论嫁。

这时问题出现了，浩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而欣怡在家乡

也有稳定的工作。如果结婚，一方必须舍弃现有的生活，到对方的城市去。

为了爱情，欣怡决定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结婚后跟随浩去北京发展。

一切准备就绪，可在这时上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欣怡的父亲得了癌症，一下子卧倒在床。在没确诊之前，医生的结论并不乐观，如果是恶性肿瘤，老人最多还能活两年。

像欣怡这样的独生子女，这时离开父亲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决定先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两年后再随浩去北京。如果父亲没事，不出一年，她和浩也就能团聚了。

这个想法该怎样告诉男友？

欣怡很犯难。毕竟是一件需要对方理解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会不会显得很冒失？

想来想去，欣怡选择发短信告诉浩。这条短信写得很长，删改了多次，直到她认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也不显得越俎代庖。

然后，她开始等待。这种等待简直度日如年，她也难免有点儿焦急。

足足等了两天，答复没有来。

第三天晚上，在QQ上见到浩，两人又闲聊了几句。浩没提起那件事，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以后几天，她还能在网上见到浩，两人仍聊着各种话题。对





那天的短信，浩却一直只字不提。

浩的沉默给欣怡出了个难题，心想他是没接到短信，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或者，他不提就是一种回答？

为了求证浩的想法，欣怡去了趟北京，出了机场就打车直奔浩的公司。浩的公司在一座写字楼的23层，公司内部的玻璃墙上悬挂着百叶窗，透过百叶窗的小小缝隙，可以观察到浩的一切。

欣怡看见坐在办公室里的浩，灵机一动。她决定先不去找浩，而是拿出手机，把之前的短信又发了一遍。

然后，欣怡伸长了脖子，默默地注视着浩。她看见，埋头在电脑前工作的浩，听到手机的震动后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了手机，拿起后扫了一眼短信，微微地发了会儿呆，手指停在手机上有几秒钟的迟疑，然后就放弃了。最后，他把手机干脆扔进了抽屉，重又回头看着电脑。

那一瞬间，欣怡知道自己没必要当面求证了。一扭头，在距离浩不足10米的地方，离开了他。

在北京街头乱转了半天，那种异乡异客的落寞感加剧了失恋的痛感，她决定买当天的火车票，马上回家。

因为来得仓促，钱带的不多，她买了一张慢车车票，这种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要走20个小时。

于是欣怡就有了一段在她的生命中最难熬的旅程。坐在人员繁杂、充斥着方便而味道的硬座车厢里，欣怡饿得眼冒金星，每一种食物的气味都提示着她胃的

虚空。

到站后，欣怡下了火车，来到自家楼下的面馆前。当那种亲切的味道从而馆里传出来时，欣怡突然就释怀了。

她发现自己也不那么爱浩，她失去爱情的痛楚都盖不住饥饿时见到一碗面的欢快。

后来，父亲的肿瘤被确诊为良性，她和浩回到朋友的状态，偶尔在QQ上遇见，聊两句工作和生活。

她说她能理解浩当时的拒绝。倒是在经历这事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催着她结婚了。

欣怡仍做着以前的工作，收入颇丰，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两处房子，对爱情，不拒绝也不刻意追求。

一天，我听好友讲了欣怡的故事，她说这是她遇见的女孩中，对感情最节制也最有分寸感的一位。

而我想到这个故事，眼前就闪出这样一幕：一个刚刚失恋、失魂落魄的女孩，空着肚子赶了20个小时的火车。这20个小时，也许不够埋葬她的委屈和失望，直到强烈的饥饿感充当现实的使者横在受伤的心面前，她顿悟了——也许我也不是很爱他，否则为什么一碗面就能令我快乐起来？

生活往往就是如此，爱使人快乐，但那不是唯一的快乐，正如它不是唯一的苦痛一样。

（清如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2日，刘程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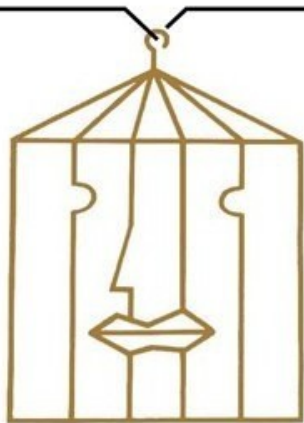
小女的地理卷子发回来，其中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经纬线？举两例。”她这样答：“一、学会经纬线可在地图上找到首都城市。二、学会经纬线可取得好成绩。”

老伴与我嘻哈绝倒，乐了半天。

为什么要学习经纬线？与学习天底下的所有知识一样，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呀。

中学会考地理科得优等成绩的我如果这样说，老师大抵不会接受。标准答案是：经线划分时间区域，纬线标指日光分布。

小提琴家艾萨·史顿说过：“我们学习音乐不是为了当音乐



经纬线

●亦舒

家，而是在学习文化。”

这就差不多了。读书并非用来应付考试，虽然考试最好名列前茅。

什么有用，什么无用，见仁见智。网上炒股票，即日买卖，见好即收，收入一定比打工高得多，可是各行各业仍然欣欣向荣，可见人各有志。

学习是一个十分愉快的过程，懂得越多，越能自处，维持静态优质生活。

读《红楼梦》是因为想当作家？当然不是。看一本好书，是真正的欣赏。

（赵世英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图选自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图形创意》一书）



一个学生样子的少年，正在一个茶馆旁锁他的自行车。三五个在路旁的人对着他指手画脚的，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我与彼得正从路旁穿过，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告诉你！”他轻描淡写、目不旁视地继续向前走。

我一边紧跟他的步子，一边追问他。等我们走了五六分钟，他才说：“那个锁自行车的学生就是正在剑桥念书的查理王子。”

我对他这样迟迟作答很生气，我想立即回头再看一下或打个招呼，可是已离得很远了。

在我回头时，彼得对我怒目相向，且冲口而出：“给人家点自由好不好？”我没有再说什么，头也不回地跟彼得继续往磨坊巷的方向走去。

我不好得罪彼得。因为他从不乱说话。他说话很有分寸，有时令我吃惊。为缓和我与彼得之间不融洽的气氛，我说：“我们中国从前也有皇帝，而皇帝也骑自行车。”他果然放松下来，追问着说：“你先说你们的皇帝，我再说我们的。”

“我们中国清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叫作宣统。民国成立以后，这位皇帝还在紫禁城里住了十几

年。他是三岁登基的，到十几岁才不当皇帝了。他十来岁的时候，要学骑脚踏车。可是，皇帝怎么能学脚踏车呢？一来呢，我们中国的宫殿多是门限，像小墙似的横在门前，什么车也不能过。二来呢，学脚踏车一定要跌倒几次才学得会的，让皇帝跌倒怎么可以呢？这两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把每个门限都锯一道缺口，为了皇帝练车，这当然不难办到。

“而我们中国皇帝学车时，也同样受你们牛顿说的地心引力的影响而跌倒，却不易找出防止的办法。最后，是由好几十个太监出动，站在路旁排成了两道人墙，这样皇帝跌不到地上。于是皇帝学会了骑车。但，谁愿意在两道人墙中间骑车呢？他很讨厌这些太监，所以就快快骑，人墙便不够用了，所以两排太监跟着跑。皇帝看到两排太监跟着跑更加生气，所以他就突然急转弯，突然停住，弄得太监‘前仆后继’，左倾右倒，无所适从。”

彼得还以为我在造谣呢，其实我是刚刚看完溥仪的回忆录，都是照实而说。因为这一场景太逼真，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笑完，我又继续说：“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

王子的寂寞

● 陈之藩



朱家潘先生家住南锣鼓巷内炒豆胡同僧王府，先生在时我常去。最近写了篇散文，末尾回忆了名扬四海前的南锣鼓巷。

春天，街树茂密，槐柳榆杨，叶片闪光。正午时分，街巷寂寂，行人罕见，几乎如同空巷。行于街上，不像是走在人间，而像是走在温暖的春光里，浑身慵懒、懈怠，好像马上就要被春光融掉。

夏日傍晚，夕阳在天边燃烧，晚霞落在房后。顺巷口望去，渐行渐远的两排树木隐隐陷入昏暗。家家门口，出入着男人女人，跑着大小孩子。几个闲汉



南锣鼓巷

●陆 昕

立在树下，一个木头棋盘已经摆好。一天的辛苦仿佛都消失在树间清爽的晚风里，消失在炊烟带

起的温情中。

秋天，秋色满目，秋声满耳。胡同在秋色中有些萧瑟、凄凉，令人心中悲伤。但抬头望，天空高远，湛蓝无际，云影幢幢，如涛似浪。与这长长的、厚重的街巷、房屋、老树一齐延向远方，显现出辽阔苍茫、雄浑有力的故都的秋。

雪夜霜晨的冬天，我没有去过南锣鼓巷。

如今，南锣鼓巷确实变成了“锣鼓”巷。

（沧 海摘自《文汇报读书周刊》2014年11月14日，宋怀冰图）

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一个他认识的人，他曾听过一个叫杨小楼的人唱的戏。于是，他向杨小楼家摇通电话，大喊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吗？”我一边说，一边笑。我觉得这段话如果用国语说给一个中国朋友听，两人一定笑得前仰后合，而用英语说给英国人听，未免减色。

当我说完“皇帝拿起电话筒来，打给谁呢”，彼得已陷入沉思；等我说完了杨小楼，他根本未听见，而是忽然正色说：“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

然后他继续说：“这位查理王子的祖父乔治六世也是在剑桥念的书。可是因为乔治六世念书时是在剑桥外面住了三年，所以在剑桥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到。时光如飞，这位查理王子又来了，所以现在的女王决定要他住在三一学院，好与别的学生一样。他现在好像有几个伙伴了，有时候出去打打猎，又有时候演演戏什么的。”

“剑桥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上一半课，旷一半课，而查理因为是王子，所以上了三分之二的课，只旷了三分之一的课。他入剑桥，教师协会还抗议，说他的中学成绩不够剑桥标准，说他利用皇家势力。后来剑桥把他的中学成绩公开了，教师协会才不说话了。”

“每个学生都邀请女孩子跳舞，他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就上报了。有汽车时，人家说他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

在旁指手画脚。好像命运注定了他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受至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

彼得说他们的王子时，由面部到内心竟然表现出如此的痛苦，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因为他平时常对我说，英国是保守的，但保守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形容词。保守，是为既存文明做辩护的。不必说这些保守制度为传承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即使是有百非而无一是的罪犯，一个文明社会不也得给他辩解的机会吗？我觉得彼得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所以我反问他：“既然如此，何必保存这个君主制度呢？为了王室自己的快乐，也早该把君主制度取消！”

彼得立时针锋相对地说：“你在美国待久了，觉得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追求快乐载在他们的《独立宣言》上，是不是？并不是的。有意义的人生只是在减少痛苦而已。起码说呢，减少自己的痛苦；往大处说呢，减少别人的痛苦。快乐只不过是减轻痛苦的错觉罢了！”

“哎呀，磨坊巷都走过了。再见，彼得。”我自己一边急步踏着落叶，一边想：“不知什么时候，这位保守派变成了佛家。‘众生同苦’，现在的王子、未来的国王也不例外。”

（去日留痕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剑河倒影》一书，黎 青图）



优雅

●吴永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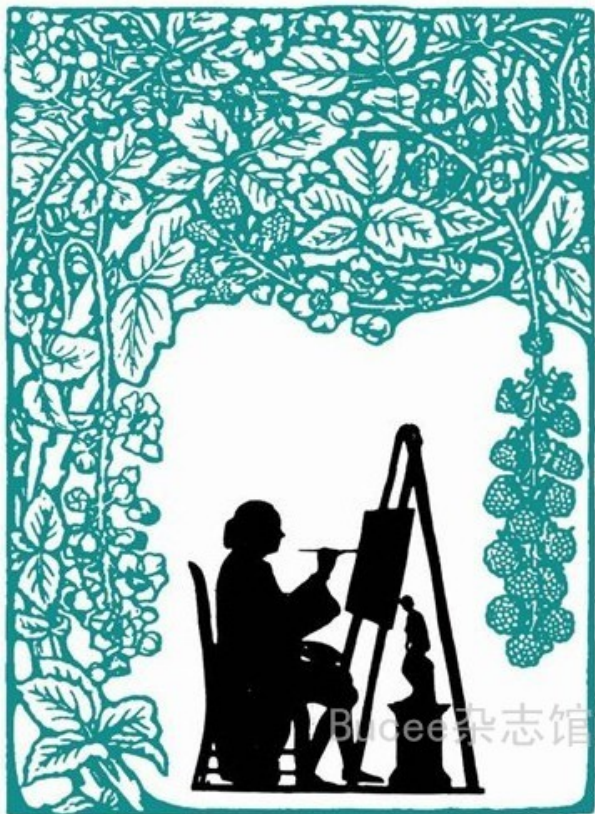
我欣赏优雅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轻时看格里高利·派克的影片，给我的感觉就是舒服，这种舒服其实就是优雅。看栗原小卷的影片也是这样的感觉，被她所饰演的人物感动，继而深深迷恋。后来慢慢知道，优雅是可以打动人，它给人一种气息上的感染，让人觉得心灵的褶皱被熨烫，被抚摩得舒适。因为优雅是一种气质，优雅是一种美，优雅是超然与洒脱，具有精神滋养品的功效。

原本一直以为优雅是有条件的，比如优渥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家庭背景、深厚的文化底蕴等等，就像18世纪的贵族。为什么一说到贵族往往就联想到高贵、优雅？因为富有嘛。所以人们常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恐怕也是这个道理。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怎么优雅得起来呢？

最近接连遇到友人的两件事，方才明白这其实是认识误区。

一是老同事继和，因为经济原因，一次次错过了购房的时机，如今房价已是悬在半空，仰之弥高了，加上女儿渐大，住房自然是相形见绌。可他并未捶胸顿足、怨天尤人，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租房。前一阵，因嫌早先所租的房屋小了，换了一套。正在我们为他烦恼之

际，没想到，搬入新居之后，他竟然呼朋唤友，设宴款待，“隆重”庆祝乔迁之喜。据说我们已经是第三批了。进屋后，他们夫妇引我们参观“新居”，介绍住房装修，赞美家具陈设，俨然像是他们自己新筑的“爱巢”一般。望着他们从心底洋溢出来的




满足，在场的人分明感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的自乐，我脑海里立刻蹦出两个字：优雅。生活虽然清贫如常，心却依然静若止水。

另一位是作家赵长天，罹患重病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却镇定自若，每天带着欣赏的眼光，阅读长篇小说《大秦

帝国》。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条微博中写道：“住院半年，得以看完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春秋战国人性张扬，思想活跃，智慧绽放，天才辈出。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唯一，在世界唯一。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大秦王朝，岂能用简单一句‘暴政’来概括。现在谈起中华文化传统便是孔儒，似太简单……”从容地点评文学、评点历史，哪里看得出是一个沉疴在身、不久于世的病人。这样一种告别人生的方式，难道不是大优雅吗？作家陈丹燕因此由衷地评价：“书生本色，光彩夺目。”

人生的舞台，时时上演着悲喜剧，而对生活的不如意甚至是生命的绝境，你将如何应对，这其实是谁也绕不过去的话题。上述两位友人，他们一个优雅地对待日常生活，一个优雅地对待生老病死。他们都是生活的智者，也是生活的强者。

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生命旅途中，在花花绿绿、光怪陆离的喧嚣光影下，需要培养一种姿态，那就是优雅。优雅能保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至于狼狈不堪，更不会丑态百出。

人生不平坦，优雅恒久。
(清清摘自《百姓生活》2014年第5期)



最轻、最重和最肥

●张 梅

从前，藏地流传着三个开放式问题：世上什么东西最轻？什么东西最重？什么东西最肥？

没有标准答案，通常的回答是：最轻的是棉花或纸，最重的是铁，最肥的是酥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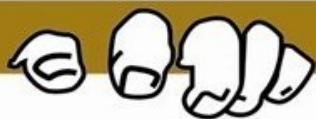
后来问到拉萨的一个老头儿，他是退休官员，老到耳朵快聋了，回答与众不同。他先反问：“我们这里是不是信佛教的地方？”对方回答：“是。”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最轻的是那些恶业不多的人的内心，恒常轻松，因果的缠缚不牢，临死也不会因有太多牵挂与恐惧，堕入三恶道；最重的自然是那些曾犯下深重恶业的人的内心，平时也无法摆脱沉重和紧张的感受；最肥的是春雨后的大地，催化而复苏，滋润而肥沃，生发万物。”

（风 林摘自甘肃民族出版社《家师逸事》一书）

良朋益友

●魏梯香

若干年前，英国《泰晤士



意 · 林

报》曾出了一个谜题，公开征求答案，题目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很多人拿着地图研究，试着从地理位置上找答案，结果都落选了。获奖答案是：“一个好朋友。”是的，一路上有好友相伴，沿途说说笑笑，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个人走，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走得远。”的确，没有人软弱到不能帮助别人，也没有人刚强到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人生的旅途上少不了朋友的相伴，可以一起分享快乐、分担痛苦。因为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而分担的痛苦却是一半的痛苦。

花一些工夫，为自己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花一些工夫，努力成为别人的朋友。

（天阶雨摘自《讲义》2014年11月）

记得，就是最好的证明

●辉姑娘

一年夏天，我在瑞士乘坐黄金列车，邻座是两个女人。

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落到了她们身上，因为一个女人始终握着另一个女人的手，不停地在她手心里画着字。我留心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个被写字的女人不但是聋哑人，还是位盲人。

在号称“瑞士最美列车”的贵宾席中，在身边流动如画的绝美风光里，这位无法听见和看见的残疾女士，赫然占了一席。她从容地坐在那里，任她的朋友在她的掌心迅速地画下一个个字母。

我问她的朋友：“为什么陪她出来？”她说：“她希望看到这一切。”我看着她空洞的眼神，问：“可是，她并没有办法看见，甚至听见……”她的朋友微笑着说：“她不需要证明，她知道自已来过，这足够了。”

（天 问摘自《哈尔滨日报》2014年11月21日，（德）比特纳图）





“暖男”当道

◎韩松落

生活里缺少什么，人们才会渴望什么。正因为生活日趋坚硬，人们才渴望柔软，所以，“暖男”开始流行。一篇写“暖男”的文章，发布在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之后，创下了几百万的浏览量，足以说明，人们的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

当我们谈论“暖男”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该怎么给出定义？综合了诸多的讨论结果之后，百度百科给出了定义：所谓“暖男”，是“能给人温暖感觉的男子”。暖男的要素，更多体现在生活和情感领域。他们温和细腻，能够洞悉和体察别人的情

感，他们勤劳肯干，懂得照顾人，是顾家、爱家的生活家，能让别人觉得如沐春风，给身处不安之中的人，提供安全感和舒适感。

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么温暖的人？似乎有的吧，在电影里，在小说中，在明星给出的形象里。

例如《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都教授，例如电影《横道世之介》的主人公，都是经典暖男。尤其是横道世之介，他爱笑，像没有心事，他热情洋溢、天真烂漫，让所有人都怀念他，他乐于助人，最后也因为助人而死。

他像是某个人，又像是所有人，他分明是有特性的人，呈现他性格的细节，都是那么具体，但他的形象又不那么真实。所以网友说，你会觉得世之介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只是想不起他到底在哪里。他是由一千个人合成的，是用理想性格为素材做成的“芭比娃娃”，更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纯真时代的化身。

显然，所谓“暖男”，其实不过是完美男性的另一个名字，只不过，这一次加上了新的表述，换上了温暖牌包装，更注重强调男性的情感能力，隐藏了对他们经济能力的要求。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年代，出现这样一种需求？心理专家刘丹概括得更好，她认为，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情感成本高，人们都在避免感情投入和感情卷入，而所谓“暖男”，其实更是有感情滋养能力和投入能力的男性。

正如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那段台词所说，一个男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生命力。尽管，这种生命力必然有世俗意义上的结果，指向财富，指向地位。但让人叹服的，却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滚石上山一样的、绵绵不绝的，与生命之短促、人生之艰难起伏对抗的心力和生命力，以及将周围人凝聚在一起、给他们安全感的能力。总之，在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之后，人们又对男性提出了情感能力上的要求。

这种需求并不过分，但当我们把这种需求不断放大，将“暖男”视为寻找伴侣的最重要模板时，难免会遗憾地发现，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男性，实在太少了，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女人分两类，浓的和淡的。用两个词形容就是：月黑风高和月白风清。

我认识的朋友有浓有淡。一位在高校教法语的朋友浓眉大眼，丰满盈润，很妖媚，她特别适合化妆，眼影口红一涂上去，整个人立马神采奕奕，顾盼生姿。有一天，几个朋友约着吃饭，她匆匆而来，面容憔悴，问为什么，她说昨天没睡好，赶时间，来不及化妆。说着便掏出小镜，描眉画眼，涂上艳丽的口红，只是5分钟时间，立马光彩照人，又是美人一枚。

我们纷纷夸她，她笑着说，学生也这样说她，说某老师化妆真好看。浓美人吃起火锅来不怕辣，吃得眼神放光，连辣油也可以舀出来喝下去，然后来一口冰啤酒，冰火两重天。朋友们跟她吃饭，往往最过瘾。她很真实，从不隐藏。不装，这也是我们不是同类，但却能成为朋友的



浓和淡

●子沫

原因。

朋友堆里也有位淡的女人，细眉细眼，五官没有亮点，但组合到一起，却像一幅黑白写意画儿，看上去生动明白。她不用化妆，皮肤透明清洁，毛孔细腻，弯弯一道眉，安安静静的。

某一次，大家心血来潮怂恿她化妆，她一上妆，还没有原来好看，显得可笑而笨拙。原来的清灵之气完全都不见了，细眉细眼变得滑稽可笑，亮点瞬间没有了。她不适合化妆。好皮肤就是最好的妆容。她是需要往轻里打扮的人。

某一次，她穿黑色香云纱的改良旗袍，清透的皮肤干干净净



净，黑白分明，像那种走在戴望舒的雨巷里的女孩，可以悄然进入男人的梦境。她曾是我的一位瑜伽老师，自己还在读着博士。有一天，她从我身边走过，我闻到了一股清激流动的香味，好像走过冬青树。一问，她笑着说：“我刚洗了手，用了点护手霜。”她是任何时候都会涂上护手霜的女人。淡的女人像天然植物，美感情悄悄地影响着周围的人。

浓和淡都无妨，真性情、正能量就好。

（云英摘自《扬子晚报》2014年10月17日）



莫迪亚诺的句子

大家都没有变老。随着时光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到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对此你会投去孩子般的眼光。

——《青春咖啡馆》

一些人在青年时代是朋友，但有些人不会变老，他们在40年后跟其他人迎面相遇，就再也认不出那些人。另外，

他们之间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接触：他们往往是并排待着，但每个人都在一条不同的时间走廊里。他们即便想互相说话，也不会听到对方的声音，如同两个人被鱼缸的玻璃隔开那样。

——《地平线》

（悠 悠摘）

这样的男性只可能存在于电影电视里，以及明星打造的公共形象中。而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以及自己的具体情况。“暖男”其实是一种人造生物，供人们遐想和对照，而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瑕疵、有缺陷，如果要

求一个人集一千个人的优点于一身，多少有点虚妄。

隐藏在这种“暖男”心理寄托背后的，还有人们一直以来对完美的渴望。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性格理想，沉湎在这种对完美的渴望里，只会让人对现实越发失望，对自己的认同感日渐降

低。所以，当我们谈论“暖男”时，需要时刻铭记，那是一个理想，也是人性的天堂，而我们掉过头来，还是要面对自己千疮百孔的真实人生，以及漏洞百出的命运。

（静 怡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8日，勾 犇图）



← 1 →

“每周定点到学校讲课时都会路过一个小街口，经常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在街口东侧的马路上扫地，扫得很干净。他扫的永远是那条马路的那一块地方，看上去很神圣的样子。扫完地，他收起扫把，很快就离开了，像是去赶车上班。不过，一直到了今天，我才听人说，那是他的孩子遭遇车祸身亡的地方。”这是毛丹青的一则微博，看过就再也忘不了。

← 2 →

《马桥词典》里说，“大跃进”的时候，粮食匮乏，一个叫本仁的人，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苞谷浆，那是全家人的晚饭。由于太饿，他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传来了孩子们的声音，他便兴冲冲地往碗里分浆，可一揭盖子才发现，恍惚中，自己竟将苞谷浆都喝光了。本仁觉得没脸见人，无法向家人交代，就跑到屋后的坡上躲着。隐隐听到妻子四处喊他，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声音，从此再也没有进自己家门。后来，他离乡背井去了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烧炭。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 3 →

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聊着聊着，他说要赶回去看看父母。

想起“堂上椿萱雪满头”这句诗。对他来说，该是种喜悦了，70多岁的人了，双亲俱在，这该是怎样的福分。

人年纪越大，越能体谅父母，可很多人，却再

也没有报偿的机会。

← 4 →

丰子恺写自己的小孩子：“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这些细微的排比读起来十分打动人，而经由父亲这样观察记录出来，好似更不易。

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对母子。入夜，和妈妈一起睡的小孩子说：“妈妈，我想你了。”妈妈说：“我不是在这儿吗？”小孩回答：“你在这儿我也想你。”他妈妈敲了他一下说：“少废话，早点睡。”

← 5 →

小区里有位60多岁的老人，常见他早上领着个打扮得像小姑娘一样的中年女子去坐公交车，那是他的女儿，可能有自闭症。等车时她一遍遍冲过去撞树，老人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只要不是撞得太重，就不会拦阻。有时我们坐同一趟车，我都见老人指着车和路教她一些简单的常识，她有时听有时不听，不过总是开开心心的，一直笑。

之前车上有好多人感到诧异，后来也都慢慢习惯了，遇到好的时候，人们还能给让出两个座来。

← 6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因为人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别人的父母跟前，而我们的父母，都在别人身边。

（生如夏花摘自《内蒙古日报》2014年10月30日，张骏图）

别人的父母

● 权 蓉





闲暇时，打开手机，逐一理顺，会发现一大堆名字躺在手机通讯录里，有些名字很眼生，从来没有联系过，也从来没有通过话，那些名字上仿佛落满时光的尘埃，长满了青苔或者已经有了霉味。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根本记不得是在哪一次的餐桌上或聚会中遇到的，然后存下了号码，然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也根本记不得是在哪一次旅行中邂逅的，然后混入到朋友堆里……

有时候，也会看QQ上的好友，一个一个看名字，有实名有网名，有真名有假名，轰轰烈烈，热闹非凡，有上千人之多，可常联系的就那么几个，其他的名字有的知道是谁，大部分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那些名字隐居在网络的背后，像一双双偷窥的眼睛，安静地沉默着，头像永远灰着、暗着。那些所谓的朋友，也许某次加上时说过一两句话，也许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只因某种机缘凑巧加上了，然后又删除了，或者根本懒得删除，任其一直那么暗着。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路过你人生的朋友，多与少而已。他们也许是为了某种原因而来，但大多数都是因为机缘巧合，偶然遇到了，偶然认识了，偶然成了朋友，然后就那么安静地留在你的通讯录里、留在岁月深处，再无来往、再无交集，成为陌生的朋友、成为一次性的朋友。



路过你人生的朋友

● 王晓宇

某次，偶然碰到在某处遇到过的一个朋友，大家都叫不上彼此的这个名字，却指着彼此哈哈大笑：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你最近在忙什么？在哪儿发财啊？怎么老也不见你？把大家都忘了吧？

其实也真的就是那个谁谁谁，因为根本记不住名字，却要装作很熟络的样子。转过身走出去很远，依旧怎么想都想不起，那人到底是谁啊？想想不由得笑了，可真能装啊！

这就是一次性朋友，这就是中国式的应酬，不管嘴上的功夫多么热闹、多么热情似火，内心里其实依然保持着冷静与理性。

钱锺书先生在《论朋友》里说：“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么，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

侈。”可见说得不错，千金易求，一友难得，友情是一种很奢侈的感情，所以人这一辈子，真正的朋友并不多，有三五个，足矣。

钱锺书先生百读不厌的是黄庭坚的《品令·茶词》：“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那种心里明白、嘴里说不出来的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才是真朋友。

钱锺书先生推崇“素交”，他说：“素交更能体现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起来素

淡，却自有超越生死的厚谊。假使交往不淡而腻，那就是恋爱或者柏拉图式的友情了。”

所谓的“素”，在我理解，其实就是远离功利、远离某种刻意、远离某种用心，这样结交，才能称其为真正的朋友。一个“素”字，清、淡、雅、韵，却包含着其中的精髓。

不为功利而来，不为目的而来；只为懂得而来，只为相惜而来。没有肉的香，没有鱼的鲜，没有山珍美味……像素的底色上开出一朵小花，像白雪世界，傲雪红梅，雪的冷与梅的香，相互映衬，越发清静美好。

君子之交，当以“素交”为上。

（菲 菲摘自《通辽日报》
2014年10月17日，刘春杰图）



牵手和推手

● 李 安

1978年，我前往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戏剧导演。那年，在一次留学生的聚会上，我遇见了同样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林惠嘉。初次见面，我就被这个笑声爽朗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这次聚会之后，我主动约她看一场网球赛，那时我的个性非常腼腆安静，开朗的惠嘉竟很爽快地答应了。

通过相互了解我才知道，这个自信爱笑的女孩很了不起，自小非常聪明，台大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

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跟惠嘉在一起，安静的我好像找到知音一般。总有说不完的话。

1983年，恋爱5年之后，我和惠嘉在纽约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我在纽约大学念电影系，妻子在伊利诺伊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聚少离多，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记得那时候我每次临走前总会做好一冰箱丰盛的食物留给妻子，也总是随身携带妻子的照片。妻子把我们分居两地的家庭生活概括为：我的温厚，搭配她的能干；我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为这个家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平衡点。

在此期间，大儿子李涵、小儿子李淳相继出世。妻子是位个性非常独立的女性，自己能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大儿子要出生时，她半夜感觉羊水破了，于是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到医院生孩子，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亲友时，她说不用了，医护人员还以为她是个弃妇。我第二天赶回伊利诺伊时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以后，我并没有一帆风顺地开始拍片生涯，相



李安与林惠嘉结婚照片

反却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悲惨境地。大约6年时间里，我都失业在家，主要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在外工作，养家糊口。现在想想，那时的家有点像“母系社会”，妻子天天外出上班挣钱，我在家带孩子，练习厨艺，当“煮饭公”。

在6年的等待中，我每天除了大量阅读、大量看片、埋头写剧本以外，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到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一起兴奋地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这一幕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很温馨、很感动。

见妻子肩上的负担那么重，我过意不去，就偷偷地开始学用电脑，那时候会用电脑比较容易找工作。可没过多久，这件事就被妻子发现了，她很生气地说：“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可以失业，只要不无所事事！”其实在妻子眼里，我永远都像长不大的孩子。

妻子知道我真的只想拍电影，做别的事不行，也不感兴



意大利传奇导演费里尼说：“独处是种特别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可以享受独处的人，因为独处能给人一个独立空间、一份自由，这些是人们嘴上喊‘要’，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独处更让人惧怕的了……他们害怕寂静无声，害怕那种只剩下自己一人与自我思绪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时的静默。”

活在现代的环境中，有太多方式可以让人逃避独处。即使一个人，也很方便地有电视、网络可以陪伴，因而我们往往就少了一份诚实的试验，试验自己究竟拥有多少可以挖掘的内在资源。

独处会让人听到许多声音。比静默更可怕的是这些来自内心的声音。独处使人脆弱，使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容易心

独处的能力

◎杨照



软、更容易感动。为什么费里尼说，要拥有很多内在资源，才能享受独处？因为真正独处时，就只剩下自己可以挖掘。

在那么忙碌、那么焦躁的环境里，先别说要慢下来，先试试自己一个人，真正自己独处看看。平常让你忙碌、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生活的意义的事消失了，只剩下你自己，你会怎么样呢？

大部分人在独处之后，学会了谦虚。因为真正了解了，在剥除那些表面的繁华后，自己原来有多么不堪挖掘。有了这么一份谦虚，人也才有资格具体地、实在地讨论自由、独立。

（松柏摘自豆瓣网，
〔法〕Gourmelin图）

趣。她鼓励我追随自己的梦想，并相信她的丈夫一定会成功。现在想想，要不是遇到妻子，我可能没机会实现电影梦了。

如果我没有“家庭妇男”的独特经历，没有6年在厨房里的卧薪尝胆，恐怕就不会对人生这道大餐的“酸甜苦辣”感悟得这么深，也拍不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家庭三部曲”了。

此后，我又拍摄了三部纯美国题材的影片：《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影片接连获得成功，不仅两次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还获得了金球奖等奖项。2001年，我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获得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4个奖项。《断背山》在2005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及2006

年的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上大获全胜后，又为我带来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荣誉。一次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两个儿子为我总结了成功秘籍：“爸爸很幸福，能够娶到像妈妈这样的女人，这是爸爸成功的原因。”

而在我眼中，妻子宠辱不惊的个性实在是促我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了。你想，丈夫在家待了6年，全靠她一人在外打拼，她沉得住气；当我第一次获得金熊奖时兴奋地给柏林打电话，谁知她只说：“嗯，知道了！”就挂了电话继续去睡，事后还怪我小题大做。拿了奥斯卡小金人后，有一次我和妻子到华人区买菜，有位朋友对妻子说：“你命真好，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买菜！”不料当即遭到妻子抢白：“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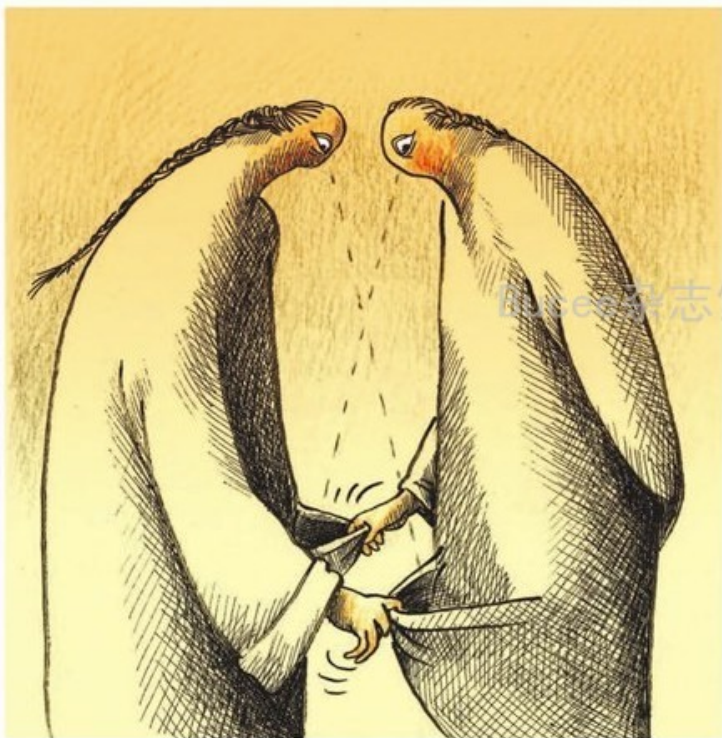
意抽空陪他来买菜的！”

最近，美国华裔社区的男女老少请妻子主讲《牵手与推手——谈家庭沟通和简易人生》，低调的妻子谈到的几句话很让我折服，她说：“作为妻子，绝不要装哪根葱去干涉丈夫的私人空间，既然选择了对方，就要对自己的眼力有信心！”我想妻子是对的！

（兰芷摘自，东方IC供图）

美国电影：你越强就越幸福；法国电影：你越好就越幸福；日本电影：你越慢就越幸福；中国电影：你越有钱就越幸福；韩国电影：你越好看就越幸福；英国电影：反正无论怎样你都不会幸福。

——编剧柏邦妮



中国讲钱 美国为钱

●张五常

在地球上活了70年，我没有到过不以钱挂帅的地方。有趣的是，人们怎样讲是一回事，怎样做是另一回事，讲一套做一套是也。前者是讲钱，后者是为钱，相差可以很大，而论及以钱挂帅，应该是指做而不是指讲。

比方说，美国人很少讲钱。我在那里生活了25年，很少听到美国朋友互相问及收入多少。他们不讲这个，就是房子卖了多少钱也很少谈及。美国的文化是，讲钱不礼貌。然而，与美国朋友到餐馆进膳，餐后大家分摊账单，一分钱也算得分明。不是讲，是行为，为也。这种行为我始终不习惯。也是在美国，子女读大学要向父母借钱，是惯例，我也始终看不惯。

相比之下，我们炎黄子孙要慷慨得多了。过年过节，内地的朋友在送礼上有点发神经，为此我写过月饼盒的故事。新春大吉，给孩子们红包，动不动是百元钞票；餐馆膳后，互相抢着付钱，几乎大打出手。这是另一种文化。

中国人虽然在行为上不见得格外重视金钱，但

我们喜欢讲。从收入比例看，香港的朋友就不及内地的朋友慷慨，而说到讲钱，内地的朋友又一马当先。

为什么内地的朋友较为喜欢讲钱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朋友间不讲钱，其他可讲的题材不多。打开内地与香港的新闻报道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内地的报道远不及香港那样热闹，不及香港那样有争议性。这方面我并非是以香港为上：香港的报道往往多有不实，大肆渲染，争相卖纸，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曾经有个“魔鬼警察”的新闻就是个例子。香港的朋友喜欢讲这桩案件，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媒体说得有声有色，但每家的说法又各有不同。

炎黄子孙的文化背景相若，香港有那么多的热闹题材可以讲，口水就会有那么多，钱于是就讲得少了。到了内地却反过来，如不讲钱，其他题材又觉得不够过瘾。

其二，内地朋友喜欢讲钱，亦是竞争产出的需要。是的，到处问价，论收入、说盈亏，看似“老土兼俗气”，兼有降低信息费用之效。我没有见过产出与市场的竞争有比目前的中国来得更激烈的地方，而这激烈竞争是经济发展快的主要原因。几次提及，内地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而数之不尽的行业，成行成市的热闹，用粤语说，简直“打崩头”。不是明察就是暗访，要生存，你就要知道行内及行外的各种价格与成本。不是说西方的市场不需要知道，而是说，竞争愈激烈，愈要知道得多，要算得比较详尽。

另一方面，文化有别。在西方，市场的工资或成本信息一般是半秘密性的，暗访多于明察。在中国呢？人们一般是懒得暗访，喜欢明察，说不说由你，是否说谎有待考证，但开口相问是家常便饭。这样，讲钱就成为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了。

在经济学者中，我是讲钱讲得最多的。因为研究的需要，深信不知世事便不能解释世事。于是，数十年来在街头巷尾跑，到处问价、问成本，到处讲钱。不雅的行为有代价，但回报高得很；对市场现象的解释，自问没有谁可以跟我比一手。

（余长生摘自中信出版社《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一书，邝 颺图）

昆虫都能

● [印度] 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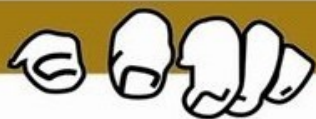
在热带地区，一位传教士决定带几位教区的村民乘坐飞机。飞机从他们的村庄上空飞过，越过群山，越过河流，越过大片森林，村民们偶尔向窗外望去，但整个行程中似乎并不兴奋。

回到地面，村民们默默地从飞机上走下来，一句话也没有。传教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感受，大声地对他们说：“这难道不神奇吗？人类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飞到了天上，越过房屋，越过树林，越过高山，在空中俯视地球……”

村民们漠然地听着，终于，村长说话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昆虫都能。况且更要紧的是，它们飞起来可高兴了。”

我们经过数千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致夜晚我们锁上门、关上窗，而没有任何成就的村民们，却睡在敞开的木屋里。

（木又寸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意 · 林

以舍为得

◎星云大师

渔人在捕鱼，一只鸟飞来，叼走了一条鱼。有无数只乌鸦看见了鱼，便聒噪着去追逐这只鸟。这只鸟不论飞东飞西，满天的乌鸦都是紧追不舍，它无处可逃，只能疲累地飞行，心神涣散时鱼就从嘴里掉下来了。那群乌鸦又朝着鱼落下的地方继续追逐。这只鸟如释重负，栖息在树枝上，心想：我背负这条鱼，让我恐惧烦恼；现在没有了这条鱼，反而内心平静，没有忧愁。

如果情爱是束缚，你能舍去情爱，不就得到自在了吗？如果傲慢是烦恼，你能舍去傲慢，不就能得到清凉了吗？如果妄想是虚妄，你能舍去妄想，不就能得到真实了吗？如果挂碍是痛苦，你能舍去挂碍，不就能得到轻松了吗？所以，能舍什么，就能得

什么，这是必然的道理。

（向日葵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舍得》一书）

大化之美

◎凸 凹

傍晚时分，看书累了，起身推窗，放眼远望，一片漆黑，也不见繁星，一切的美都被湮没了。突然想到鲁迅《好的故事》中的句子——“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鲁迅的句子总是那么有味道，能把外在情景拉入心田，让你感到，远处的一切，都跟你有关。这是大化之美。但鲁迅的文字，已被人淡忘了，因为今人觉得它费解而无用。但是，它的无用，正是它的大用，提醒人们，虚无之下，尚存实有，一如这昏沉之夜，虽然夜色把万物之美都遮蔽了，它们却一个也没有消失。待阳光乍现，美会如期张目。而且，晨露洗过，美得新异，堪可医治审美疲劳，让人往深刻里理解并懂得，什么是精神的永恒。

（郭旺启摘自《今晚报》2014年11月16日，（阿根廷）季 诺图）





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花园。

闺蜜A，跟她的男友在一起，她给他做饭、洗衣、买各种小礼物讨他欢心、一次次原谅他的各种错误乃至罪行，而他就是这样还要对她挑三拣四，说她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不够有魅力。闺蜜B则刚好相反。她不会填税表，他帮她填；她电脑坏了，他帮她修；她两手空空，他两手提四个包；她生病，他左手拿药、右手端水，递到她的眼前。

说园丁和花园，当然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就是，在一段婚姻或者恋爱关系中，总有一个是虐待狂，而另一个是受虐狂。

完全平等、相敬如宾的，大约也有。但是据我观察，很少。大多数情况，就是大家一致在温和地接受虐与被虐。很多时候，两个人甚至不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形成了这种“权力格局”，所以不得不默默承受；而是，受虐与施虐的痛感——或者说快感——本身，成了爱情的防腐剂。说白了，不是因为爱而去忍受痛，而是通过痛才能感受到爱。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流行歌曲里面，百分之七八十，唱的都是关于得不到爱情或者失恋的痛苦。越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等你等到花儿也谢了”“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唱片就卖得越好。就算那个歌手正身处热恋、满心甜蜜，就算他天性幽默、喜欢搞笑，就算他常以一副小市民的形象示人，就算他在圈内的地位如同老大哥，就算他唱了几十年，热情已经被耗尽，可只要拿起话筒

来，也要表情陡然一变，形容憔悴、声泪俱下地唱起来。

商家精明，知道全世界都等着被触痛呢。有时候，触痛是激活心灵的唯一方式，而人总还是贪恋那种让人感到自己还活着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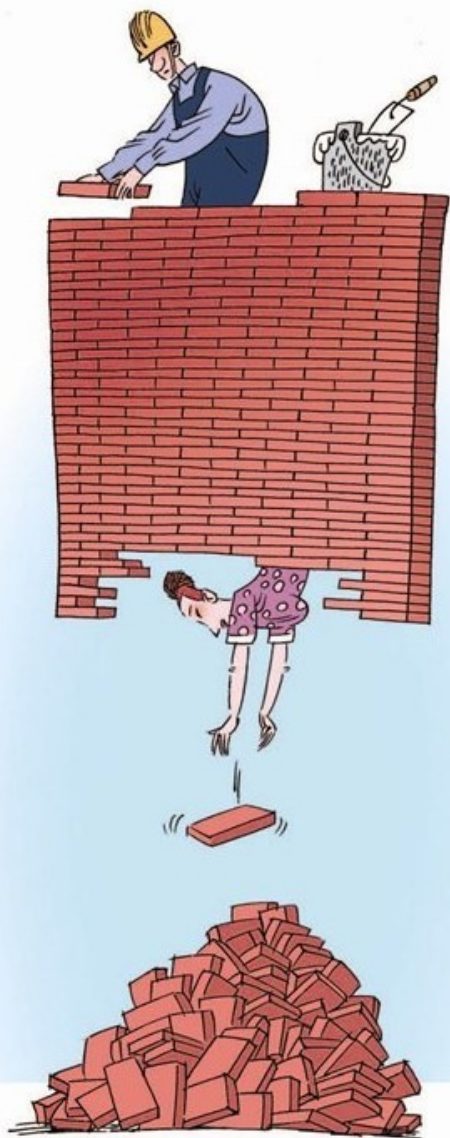
这事让我觉得，痛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也是很风骚的东西。它把模糊的东西，转化为清晰；把迟钝的东西，转化为尖锐。就是说，通过被伤害，爱的感觉变得清晰而尖锐，正如同通过生病，我们

才突然感受到我们身体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一部爱情的血泪史，上面记载着我们无情地踹掉别人以及无情地被踹的历史，也就是施虐与受虐的历史。据我对自己及对其他人的观察，人们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一般都是“被踹”的经历，或者干脆是“得不到”的经历。这能说明什么呢？人之初，性本“贱”呗。真要把一大块蛋糕推到你的面前，让你没完没了地吃下去，估计很快就倒了胃口。还是放在橱窗里，眼巴巴地看着，才有咽不完的口水。

所以一对情侣在一起，尤其是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会有“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等等小把戏。其实也不怪，地球人都知道，你不让对方时不时地痛那么一下子，人家哪会把当回事。有时候这种小把戏玩得过火了，最后就会弄假成真。害怕当了冤大头园丁，所以看见花园就绕道走。从完好无损的角度来说，是赚了，但从老了也没什么可回忆的角度来说，又是赔了。

园丁与花园

●刘瑜





冷知识

在美国，“没有四颗能够咬合的门牙”属于不合格应征者，这一条例在美军中沿用至今。

1946年，匈牙利陷入严重

的通货膨胀，匈牙利政府在1946年发行了面值为10的21次方的辨戈（匈牙利旧货币单位），但兑换为美元，不过20美分左右。

学校school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词skhole，意为“闲暇时间，自由时间”。

每根头发中含有多达14种化学元素，其中包括金。

最早提出宇宙大爆炸理念的人，是天主教神父乔治·勒梅特。

压轴是指一场演出的倒数第二个节目，而非最后一个。

在瑞典，即使是在艳阳高照的大白天，开车时也必须把车的大灯打开。

如果你把一片菠萝放进嘴里，它会慢慢把你“吃掉”，因为菠萝中含有的蛋白酶能降解肉类。

对于苹果logo上面的咬痕，其设计师罗伯·杰诺夫表示，只是想表明这是一个苹果，而不是西红柿。

羊的瞳孔是长方形的。这使得它们拥有非常宽的视野，不需要扭头也能看到两侧的事物。

看鼻子可以知道狮子的年龄，老狮子的鼻子是黑色的，小狮子的鼻子是粉色的。

在元素周期表中，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的字母是“J”。

（珠 珠摘）

朋友圈的极限

朋友永远不嫌多？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维也纳医科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在《科学报告》上发表论文指出，即便在交朋友相对容易，也无须投入过多精力维持友情的网络环境中，最大的朋友圈也不过才136人而已。150人通常被认定为亲密人际交往所能达到的极限。

中午社交

由于白领们在上班时间要忙工作，下班时间要奉献给家庭，许多人便将中午休息的时间用来交际、联络感情。有时到西餐厅吃个午饭，坐着闲聊，有时也会逛商场，或在公司附近的

资 料 卡

KTV订个房间。

白领们青睐中午社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耗时短、不占用休息时间、快捷高效是主要原因。不过为了保证下午还有充分的精力工作，中午社交的频率不能太高，一周两三次即可。

银发贫困

银发贫困是指养老保障问题，泛指步入老龄化时代的老人的生活将越来越贫困。根据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

（2013）》显示，在2013年后，中国难以

维持3比1的赡养比，提前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未来的老年人因养老资产不足等问题，可能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昕 然摘）



同样的道理，相比受虐的那一方来说，施虐的那一方表面上看是“占了上风”，但是要我看，真难说谁比谁幸福。施虐的快感，总是很快就溶解在你不断上升的胃口里。相比之下，受虐的那个，因为有粉身碎骨的勇气，反而可以陶醉在自己的英雄主义气概里。当年那个爱啊，一不怕死二不怕累的，以后追溯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像出生入死的老兵似的，来个英雄无悔。反正至少我回忆自己的血

泪史，凡是“受虐”的记忆，都给我一种英雄主义的自我感动，凡是“施虐”的记忆，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贪图安逸的懦夫。

可是痛谁不怕呢？在爱的道路上，不论你是做园丁还是做花园，人们反正还是会一次次地回到安全与勇气的十字路口。

（浮 云摘自上海三联书店《送你一颗子弹》一书，喻 梁图）



我在乌镇参加了全球互联网峰会，在这个会议上有马云，也有苹果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说：“雷军，你说你有一个目标，要用5到10年的时间，做到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全球第一。”我忙点头，我的确说过。但是他没有继续问我，他去问苹果公司的高管说：“你怎么看？”这位高管也很厉害，他说：“Easy to say, Hard to do（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主持人问：“雷军，你怎么想？”那一瞬间我非常非常尴尬。我冷静了一下，说了马云说过的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的演说水平远远没办法跟马云相比，马云的号召力和演说水平，我是望尘莫及。尤其是我听说马云还讲过，他说自己高考几次落榜，好不容易上了杭州师范大学，还找不到工作，像他这样的人都能成功的话，80%的中国人都可以成功，听得我们每个人都热血沸腾。马云今天有资格讲这个话，讲得也特别震撼，每一个人，尤其每一个屌丝都渴望像马云一样逆袭。

讲完马云这句名言以后，我又补了一段话。我说起4年前，小米刚刚创立，在中关村，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要去做手机，有谁相信我们能赢？

手机这个行业是刀山火海，前面有三星、有苹果，后面有联想、有华为……一个正常人想到智能手机，就觉得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

3年前，我们的产品刚刚发布，仅仅用了3年时间，谁能想到，这十来个人的小公司，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面，杀到了全中国第一、全球第三。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业绩、有这样的起跑线，我觉得我们总应该有这么一点点梦想，用5到10年时间杀到

● 雷 军

人因梦想而伟大



全球第一吧。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

其实，办“小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此之前有幸参与了金山软件的创办，今天我依然是金山软件的董事长和大股东，而且我还有幸办过一个电子商务公司，叫卓越网，后来卖给了亚马逊，应该说我的人生也足够了。所以，在金山IPO之后我就退休了，还干了三四年的投资，而且做天使投资，业绩还不错，绝对能排在中国天使投资界的第一排。是什么样的动力使我下定决心去干这么累的一件事情？在我做天使投资，在我从金山退休的那个阶段，我有天晚上从梦中醒来，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40岁了，在别人眼里功成名就，已经退休了，还干着人人都很羡慕的投资。我还有没有勇气去追寻我小时候的梦想？岁数越大，谈梦想就越难，大家现在都是最有梦想的时候，你们到了40岁的时候，还有梦想吗？面对残酷的现实，还有几个人能笑对今天、笑对明天？

我当时问我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去试一把。这么试下去风险很高，有可能身败名裂，有可能倾家荡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一个成功者，我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这么艰难的事情吗？其实我真



的犹豫了半年时间。最后我觉得，这种梦想激励我自己一定要去赌一把，只有这样做，我的人生才是圆满的，至少当我老了的时候，还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曾经有过梦想，我曾经去试过，哪怕输了。”我最后下定了决心，创办了小米。刚开始，我认为我百分之百会输，我想的全部是我会怎么死，但我真的很庆幸，我们竟然只用了3年，取得了一个令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结果。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是因为在我18岁的那一年，我在图书馆无意之中看了一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是1987年，我上大学一年级，那本书叫《硅谷之火》，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硅谷英雄们的创业故事，其中主要的篇章就是讲乔布斯的。书中说，乔布斯在那个年代，代表着美国式的创业。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比尔·盖茨很成功的时候，他说“我不过是乔布斯第二”，乔布斯在80年代就已经如口中天。当时看了这本书，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清晰地记得，我在武汉大学的操场上，沿着400米的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走了个通宵，我怎么能塑造与众不同的人生？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我们能不能像乔布斯一样，办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无愧于我的人生，才会使我自己觉得，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有追求的。

当我有这样的梦想后，我认为放到口头上是没有用的，怎么能够落实到实际的学习和

工作中，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当时给自己制定了第一个计划：两年修完大学所有的课程。我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目标。我是当时武汉大学为数不多的双学位获得者，而且我绝大部分的成绩都是优秀，在全年级一百多人里排名第六。

有梦想是件简单的事情，关键是有梦想以后，你能不能把梦想付诸实践。你要怎么去实践，你怎么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可行的目标？当然，有了这样的目标还不够，因为要成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你长时间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我在40岁的时候，没有忘记18岁的梦想，我去试了。我经常跟很多年轻人交流梦想。我自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作“人因梦想而伟大”。只要你有梦想，你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周星驰也讲过一句名言，叫“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所以关键的是，要有梦想，有梦想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以后，你一定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准备各种坚实的基础。

谈到梦想的实现，我最近还有一句话挺出名的，也是我抄来的，叫“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话我其实是想表达两层意思：第一，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勤奋是成功不了的；第二，有了勤奋，有了坚实的基础也不一定成功，还需要风口，还需要把握大的发展机遇，抓住机会，你才有机会成功。

（阿 门摘自人人网）

有何可惜 ● 蔡 澜

到印度深山拍外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吃饭。管饭的人在我们的面前各铺一片香蕉叶子，几十个人排成一排。接下来便在叶子上各添了一大匙米饭，其实哪像是饭，没有一粒米完整圆胖，简直是碎米。

好了，我也不在乎，反正在印度，总少不了咖喱。才这么想，管饭的人已提着一个大壶，在每一个人的饭上浇一点汁。我一看，天呀，哪有什么咖喱，不过是将胡椒粒舂碎后混上盐的黄汤。既然已夸下海口要和大家一起进食，只有硬着头皮用手抓来吃。

我跟他们一起吃了一个月，天天是黄汤泡碎米，一点变化也没有，怎样吃也吃不出一点儿味儿。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茶水的供应非常周到。印度人重视饮茶，这大概是英国人遗留给他们的习惯。

杀青那天，剧组破例大肆庆祝，我忽然极想吃鱼，哪知道厨子一生住在山上，不知鱼为何物。我摇摇头说：“如此美味，不懂真可惜。”

他耸耸肩：“蔡先生，不知道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可惜？”我俯首称是。

（金 石摘自《科教新报》）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谁偷走了夜的“黑”

●王开岭

你见过真正的黑夜吗？深沉的、浓烈的、黑魇魇的夜。

儿时是有的，在小学作文里，我还用“漆黑”形容过它，还说它“伸手不见五指”。

从何时起？昼夜的边界模糊了，夜变得浅薄，没了厚度和深意，犹如墨被稀释……渐渐，口语中也剥掉了“黑”字，只剩下“夜”。

夜和黑夜，是两样事物。

夜是个时段，乃光阴的运行区间；黑夜不然，是一种境，一种栖息和生态美学。一个是场次，一个是场。

在大自然的原始配置中，夜天经地义是黑的，黑了亿万年。即使人类有了火把，夜还是黑的，底蕴和本质还是黑的。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这是《诗经·庭燎》开头的话，给我的印象就是：夜真深啊。

那会儿的夜，很纯。

一位苗寨兄弟进京参加“原生态民歌大赛”，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什么？城里的夜太亮了。没法

子，只好以厚毛巾蒙面，诈一回眼睛。在他看来，黑的浓度不够，即算不上夜，俨然掺水的酒，不配叫酒。

习惯了夜的黑，犹如习惯了酒之烈，不烈就难以下咽。

宋时，人们管睡眠叫“黑甜”，入梦即“赴黑甜”。意思是说，又黑又甜才算好觉。睡之酣，须仰赖夜之黑：夜色浅淡，则世气不宁；浮光乱渡，则心神难束。所以古人养生，力主“亥时”（晚9点至11点）前就寝，唯此，睡眠才能占有夜的深沉部分。

现代人的“黑甜”，只好求助于厚厚的窗帘了。人工围出一角来，伪造黑夜，虚拟黑夜……难怪窗帘生意如此火爆。

夜的美德还在于，其遮蔽性给人营造了一种社会文化：个体感和隐私性。

如果说，白昼之人，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演绎集体生活模式，那么，黑——则让人生从“广场状态”移入“角落状态”，夜——成了除住宅空间外更辽阔的私生活舞台。所以，“夜生



法国的超市里，酸奶的容量一般为125克；美国的超市中，酸奶的容量大多是227克。

决定食物摄取量的因素很简单，也十分重要，它就是包装的容量。也就是说，饭碗的大小，决定人食物摄取量的多少。

事实上，人使用大碗吃饭时，饭量会较使用小碗时有所增加。对此，有人提出疑问：“自己有多饿，难道心里没数吗？即使碗再大，只要知道自己的饥饿程度，吃不了，就剩下一部分，最终吃下的不就不一样吗？”

答案并非如此。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罗津发现，食物基本单位的大小，是决定食物摄取量的重要因素。

罗津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在一家公司进行实验。在大厅中，他们准备了一些糖果，告知公司员工可以随意享用。第一天，研究人员准备了80粒小糖果，每粒重3克。翌日，他们将摆放的糖果数量减少到20粒，但是，重量增加到每粒12克。然后，他们每日下午前来统计所食糖果数量。实验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将12克的糖果摆入大厅后，职员们摄入的糖果量相对更多了。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或许是

一种巧合。研究人员在美国一所高级公寓中，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在公寓大厅放置了装满巧克力的容器及勺子，过往居民可以随意取用。

第一天，研究人员在容器中



饭碗决定饭量

●崔仁哲

摆放的是小勺，次日换成放大4倍的大勺。每天下午，他们都会统计巧克力的剩余量。

结果不出研究人员所料，更换大勺以后，过往居民吃下了更多的巧克力。可以断定，人类的

饮食量并不是完全由食欲决定的，还取决于容器的大小，因为“碗”的大小影响了人的心态。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基本单位量认定为“最标准的平均量”。当碗较大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内疚心理，认为吃不完是浪费，在内疚心理的驱使下，他们会尽量扩充自己的食量；当碗较小时，人们虽然想吃，但会担心“我是不是吃得太多了”“会不会有人笑话我”，在这种不安感的作用下，他们的摄入量相对要少很多。

事实上，并没有人强迫他们产生这种想法，只是摆放在眼前的碗的大小，影响了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认定，“这个量就是标准”。

韩国首尔医科大学刘太宇教授建议，不要区分食物种类，一定只吃一半的量。

刘教授的忠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是，人们有这样的疑问：“我认为这样很好，可是，怎样才能控制自己只吃一半呢？”

答案非常简单，将所有的碗，一律换成容量减半的小碗。

（水无忧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可以改变自我的心理学智慧》一书，夏大川图）

活”即同义于“私生活”。

我向来觉得，生活的本质即私生活，私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白天，人属于群体，不属于自我，正是夜，将世界还原成一个个私人领地和精神单元；正是“黑”的降临，预示着生活帷幕的拉开。

夜里，微光最迷人，最让人心神荡漾。

我厌倦“白夜城市”“不夜工程”，它们肆意篡

改了大自然的逻辑和黑白之比，将悦目变成了刺眼。

对“黑”的偏见和驱逐，让这个时代显得有点蠢。

我觉得，人类应干好两件事：一是点亮黑夜，一是修复黑夜。

同属文明，一样伟大。

（云帆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小黑孩图）

安慰

女人难受时如何用一句话安慰？

美国人一般这么说：You need cry, dear（你需要哭出来，宝贝儿）。

中国人可以这么说：有你的快递！

发音基本相同，效果完全一样……

生命的宽度

昨晚看到一句很好的名言：我们无法拉伸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我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无法再长高，但是我们可以长胖。

亲妈

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她妈给我单独收拾了一个房间。女友晚上9时还在我房间，她妈就一直在门口拖地。

女友第一次去我家，吃过晚饭，我妈碗都没有洗就和我爸出去打麻将了。

我和女朋友总结：都是亲妈。

听错

从前有个男生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高考报志愿时，男生问女生报考哪里，女生答：暨南大学。男生听后决定悄悄地跟她报同一所大学，想给她一个惊喜。于是两个月后，男生踏上了去山东的火车。

不值得同情

放假的时候，我天天睡到中午才起床。有一次隐约听到爸妈



在聊天。

爸爸：“以后谁娶了我们女儿……”

妈妈接话：“太可怜了，我们应该好好同情女婿？”

爸爸：“不，应该是那个人上辈子造孽太多了，不值得同情。”

对策

问：“和女友吵架了怎么办？”

讲道理？错！冷静？大错！和她争执？大错特错！现在告诉你正确答案！大吼一声：“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善良、可爱，早和你分手了！”霸气又戳中妹子的软肋。据不完全统计，用完这一招，妹子们的生气程度立马降低80%！

养生秘诀

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采访，见到一位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健步如飞的大爷。记者赶忙上前询问：“大爷，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运动吗？”大爷说：“根本没时间运动。秘诀是坚持科研工作，白天调电路、编软件、写报告，晚上赶着写论文、审论文，

经常去开会，时不时跑现场。”记者疑问道：“大爷您今年高寿？”大爷答：“41。”

神回复

“一见钟情是什么感觉？”回复：“你见过100元的人民币吗？”

“哥是有底气的人！”回复：“第一次听到有人将脚气说得如此霸气！”

老公喝醉了

一日K歌回来，老公喝醉了，听说男人醉后都会说实话，于是我问道：“以后有钱了干嘛？”老公说：“要娶5个老婆！”我怒了：“为什么不学韦小宝娶7个回来？”老公恍惚道：“太累，我需要双休！”

背景

跟男友倾诉：“我总觉得我看电影电视剧的时候泪点极低，动不动就能流一脸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上演，我就没那么多感触，甚至会冷漠地对待。我到底是怎么了？”

男友不屑地说：“现实生活中没有背景音乐。”

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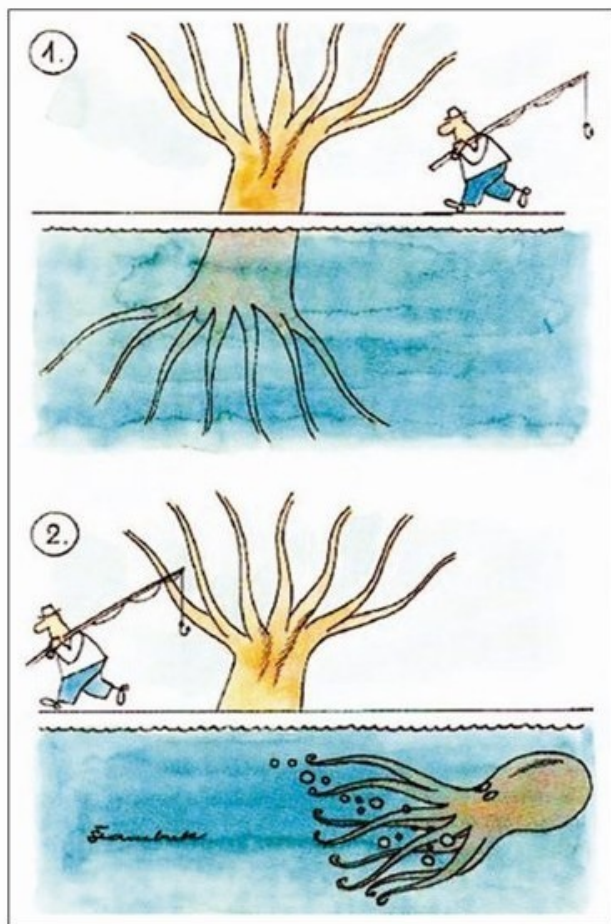
找了个算命先生帮我算算这辈子是有钱还是没钱。他在纸上写下“性命”两个字，问我哪个字重要。我想了想说：“当然是‘命’比较重要。”他摇摇头，说：“你，没钱。”我不解，忙问为啥。

他嘴角一撇，不屑地说道：“有钱，认（任）性；没钱，认命。”

（丁丁、宜荃等摘）



无题 ● [克罗地亚] 什坦布克





讲学笔记

●赵无极



单纯却有内容

我说要经济，从简单里看到丰富，从少里看到多，但不是表面的多。有的人功夫很好，可是画的画让人看着累得不得了。他画得累，看的人更累。好的画，他自己画得累，可别人看不出他累。怎么使他既画得简单又包含很多东西——画要中肯，如果中肯力量就大。不中肯，摆了再多东西也没用。

一笔与整体

画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整个来，不要一开始就找小趣味。一动笔，整个画面都动。这里动，别的地方要呼应，要连起来画，不打破这点就根本没办法。我一直要求你们要简单，有整体了再有变化，这个变化不要牺牲整体的感觉，要在里面变化。

重要的是节奏

到处都是一样的效果，就没有效果了。绘画重要的是节奏，不要是温吞的水。

创造一个有呼吸的空间

我看你们的画空间少，现在的绘画重要的是空间。绘画等于

赵无极于2013年在法国去世。这位出生于中国、成名于法国的艺术大师，于20世纪80年代初，应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之邀，赴杭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这是他离开中国37年后，返校做的一次讲学活动。

就是不停地动，现在你们的画感觉是停在那里，没有动的感觉。画里空间关系多就活，不然的话就呆。画油画时，你们都用笔在摆，笔不要用得太死，要活一点，要会利用各方面的东西给你方便。用笔的方法不能都一样，有轻有重，有薄有厚，这样变化就多了。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绘画不仅是画的问题，重要的是观察方法的转变，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怎么把自己的感

情同看到的从手上表达出来，这点最重要。

自我检查

你们要做到简单，在简单之中慢慢丰富，丰富之后再把不必要的东西去掉，这就是画家自身怎么做选择的问题。要做到自检，不停地自己批评自己。一个画家应该总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满足。人总有不完善的地方，问题是你看不看得清。别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总是估计低一点好，因为这个工作是一辈子的事。做到



26.1.68/布面油画 60×73cm/1968



1.5.70/布面油画 65×100cm/1970

40岁时有40岁的问题，50岁时有50岁的问题。画得多了之后，就容易形成自己的一套。这时更要不停地自己讨论自己、批评自己。这种自我批评的习惯不能丢，不然，就没法进步了。

心灵同画面的接触

绘画没有一定的方法，假如有一定的方法就太容易了，问题是怎么做到有结构、有力量、有呼吸、有创作精神。你们的毛病是学了这么一套手法，就没有问题了。绘画创作都用那一套法子解决，所以没什么意外，绘画的问题变得全然枯燥，大家画出来面貌差不多。老套路不容易推翻，因为习惯给了你方便，何必自找麻烦呢？丰富的变化当然是从对象里找到的。观察得深入就看得出很多变化。问题是你们现

在成见很多，还没画，颜色就调好了，那就糟糕了，就很难发现另外的境界。画画的时候，是画到一步，有一步的问题，问题出现了，就想法解决。绘画是要有点傻劲的，不能太聪明了，画家要一直想办法往前走。一个画家能够进步，是因为他有问题才能进步。

功夫要变成工具

所有的画，不是功夫好就能画好，画到一定程度，功夫应该忘掉，功夫要变成你的工具。整体，单纯，经济，空间，光，颜色。光就是颜色，你看博纳尔的画，颜色根本就是光，并不是外面来的就叫光，光是颜色的感觉、颜色的颤动，关键是画得少，看出来的多。

抽象来自内部需要，画抽象

画也要有功夫，没功夫的抽象画是空的，没东西可看。创作是一种需要，没有需要硬要新，就新不了。你的观念改变了，就有办法走出新路来。到时，你就觉得这样画不够了。

技巧，要适合你自己的需要。要选择你自己的技巧，你有了绘画的观点，技巧也会跟着你的观点变化。有人说画抽象画就是乱画——那是不可能的事。画抽象画、画具象画，道理是一样的，都有空间结构、光线、颜色的问题。

一个画家，总觉得有话要讲，画不完，那绘画就变成一种需要。这是画家最重要的动力。艺术不能脱离传统，一切等50年后再说。不要赶时髦，你弄时髦的玩意就容易过时。

（千雪摘自《善艺开物》）



从红玫瑰到饭黏子

Bucee杂志馆 | bucee.net ●李筱懿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

开学第一天，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一个黑影便在嘈杂中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两寸长的头发，粗且硬，笔挺地竖着，真当得起“怒发冲冠”的“冲”字。褪了色的暗绿夹袍与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

手肘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也满是补

丁。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板书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补丁们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

女生们哗笑：“怪物，有似出丧时的那乞丐头儿！”

可是，当他以带浓重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时，教室里很快肃静无声——课程的内容把学生们慑住了。

从此，许广平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

听了一年课，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两人开始互通信件，那些信件后来在1933年被编辑

成《两地书》出版。

同时代的情书大多炽烈得肉麻，就像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无关的人看了常生出红烧肉吃多了似的腻，《两地书》却不同，琐琐碎碎的家长里短透出俏皮的会心。我们太熟悉那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他在与许广平的信里，冷不丁冒出些小清新、小温暖、小淘气，还真令人有意外的喜感。

两人照例谈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因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是学潮的骨干。也会聊变革时代思想的苦涩与纠结，但最生动的，却是那些絮叨却字字关情的闲话。

住处在三楼上，没有厕所，“二楼有一个，大约，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也不便去使用。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需要旅游很久，才能抵达。于是，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用一个瓷的罐子，半夜里尿急了，便滋进去，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罐子的口小，若是准确度欠了，准会尿在地上。”

这是1926年秋天，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白描。并非大雅的闲事，他独独写在信里告诉她。在他心里，他与她是一对熨帖的饮食男女，距离微妙，她却懂他的欢喜。

又或者，他有点发誓似的说，班里的女学生只有五个，大约也有漂亮的，但他每每不看她们，即使她们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他也总是低着头应对。于是，许广平回信说，如此幼稚的信，幸好没有别人看到。

两个人没有想到，80多年后，我看得哈哈大笑。一番唇舌打趣，和你我身边普通的恋爱着的男女无异。

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穿在身上写信说，暖暖的，冬天的棉衣可省了。

没有矫情的文字，却充满了爱的温馨，还有关于心灵的隐秘、戏谑或者艰辛的分享。世界上，能与你分享光鲜和甜蜜的不一定是爱人，但能撕下表面的鲜亮，分担内里的艰难的，一定是。

或许，不是1926年秋天的毛背心拴住了鲁迅，而是，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温暖的毛背心。

1925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里，他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她坐在床头，27岁的她首先握住了他的手，

他回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他说：“你战胜了！”她则羞涩一笑。

1927年10月，两人在上海同居；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出世；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

在她70年的人生中，他陪伴了她不到11年，她却用43年的时光来支持、延续他的事业。

鲁迅承认，在爱情上许广平比他有决断得多。

祖籍福建的她出生三天便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成年后她提出解除婚约被马家拒绝，最后许家给了马家一大笔钱，这笔钱足够马家再娶一个媳妇，她才彻底自由。

1922年她北上求学。据当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那年全国仅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她就是第一批女大学生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走在时代最前端的新女性。

照片中的她，五官端正沉静，正盛开在最好的年华，真是一朵绚丽的红玫瑰——年轻、热情，受过良好的教育，充满理想，对爱情怀着最单纯的热切和执着。

当年，她在第一封信中写道：“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弥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盆中辗转待拔的吗……”

当年，他会为她一天替自己抄写了一万多字的手稿而感动地轻抚她的手。

他还会买位置最好的电影票，为了照顾她近视的眼。

那么之后呢？婚后的生活非常琐碎。

婚前，鲁迅带着许广平去杭州度假。

婚后，这样的日子几乎没有，甚至连公园也不去。他说，公园嘛，就是进了大门，左边一条道，右边一条道，有一些树。

婚前，两人“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婚后，全职主妇许广平似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她为朝来夕往的客人们亲自下厨，精心准备各种款待的菜，少则四五种，多则七八种，蔬果皆备，鱼肉俱全。

鲁迅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曾经提议请个北方厨子，但15大洋的工资鲁迅觉得贵，请不得。虽



然，他那时是每月200大洋的工资。

于是，依旧是许广平下厨。

萧红回忆，鲁迅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许广平每餐亲手把摆着三四样小菜的方木盘端到楼上。小菜盛在小吃碟里，碟子直径不过两寸，有时是一碟豌豆苗，有时是菠菜或苋菜，如果是鸡或者鱼，必定是其身上最好的一块肉。

许广平总是用筷子来回地翻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日光。几番精挑细选，才后脚板触着楼梯，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上楼。

这一段总是看得人凄惶。

而对比自己小17岁、冲破世俗、自由恋爱得来的爱人，隔着不算久远的互通135封信的美好年代，一个男子要粗糙到怎样的程度，才能不问一句：你们吃什么？

许广平带着孩子，帮鲁迅抄着稿子，打着毛线衣，鲁迅深夜写作时，她则在一边躺下先睡，早睡是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忙家务。

她不仅照顾鲁迅，还亦无巨细地照顾儿子。

萧红说周海婴的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拖着长长的帐子。而许广平自己，“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省下的钱都印了书和画”。

到底是爱褪了色，还是红玫瑰蜕变成了饭黏子呢？相爱简单，珍惜很难。

相爱只是远距离的精神上的依恋，很容易通过想象来美化、弥补，保持起来相对容易。而珍惜，是现实中无限靠近的相看，是两人各方面习惯碰撞、融合之后的体谅，是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琐屑分担。

婚姻中的鲁迅在两首诗里提到了许广平。

第一次是在婚后5年左右：“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如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首诗里，许广平似乎是他若干负担中的一个，和其他种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男人中年危机的梦魇。

第二次是在婚后10年，许广平生日时，他送她《芥子园画谱》做礼物，题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

两心知。”这首潦草的诗里，爱的成分则像青烟一样消失在空气中，甚至泯灭了男女性别的差异，一派同志般的革命精神。

看得出来，她早已不是他的红玫瑰。

那些不能给婚姻中的她的感情，可以分配给其他年轻女子。当年的常客萧红，从法租界到鲁迅家，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依旧照去不误。有时候坐到半夜12点车都没了，鲁迅就让许广平送萧红，叮嘱要坐小汽车，还让许广平把车钱付了。萧红不怎么会做菜，在鲁迅家勉强做的韭菜合子，鲁迅会扬着筷子要再吃几个。

他善待萧红，犹如10年前善待许广平。

或者，真像莱蒙托夫诗里写的：“我深深地被你吸引，并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着许广平的手，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不知此时，他是否感念身边这个女子，用10年的青春好得无可挑剔地对待他；他是否记起10年前她留着短发神采飞扬地参加学生运动的样子；他是否想到与她共度的10年，他的创作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是否知道，之后漫长的岁月中，这个女子还照顾着他的母亲和原配；他是否怀念那些她在他的心口还是一颗朱砂痣的岁月？

只是，时光飞逝，要如何才能成为一颗永恒的朱砂痣呢？

要不远不近地隔着他，不疾不徐地撩拨他，若有若无地关心他，欲拒还迎地与他谈谈虚缈的人生、空泛的艺术与吃饱了撑出来的烦恼。当然，每次见着他必定收拾得妥帖而美丽……

看看，女人们其实懂得怎样守住红玫瑰的底线，只是架不住爱情到来那一刻的飞蛾扑火，硬把恰当的距离扑没了，活生生把心口的朱砂痣扑成了灶上的饭黏子。

像魔咒一般，从结婚的那一刻起，爱情就呈逐年递减趋势。如果婚姻有幸维持终生，衡量一个男人是否爱你，或许不在于他说过多少动人的情话、许下多少堂皇的诺言、送过多少珍贵的礼物，而是他愿意和你分享饭桌上唯一的那块鱼肚子、愿意把汤钵里的鸡腿先盛给你。

我知道你懂了，可是在爱情面前，就是狠不下心肠，做不到。

（雨 奇摘自新浪网作者的专栏，李 晨图）



近年来旅行，虽说每次也都算痛快，但内心总有种强烈的感觉，总为世界变得单调而感到有些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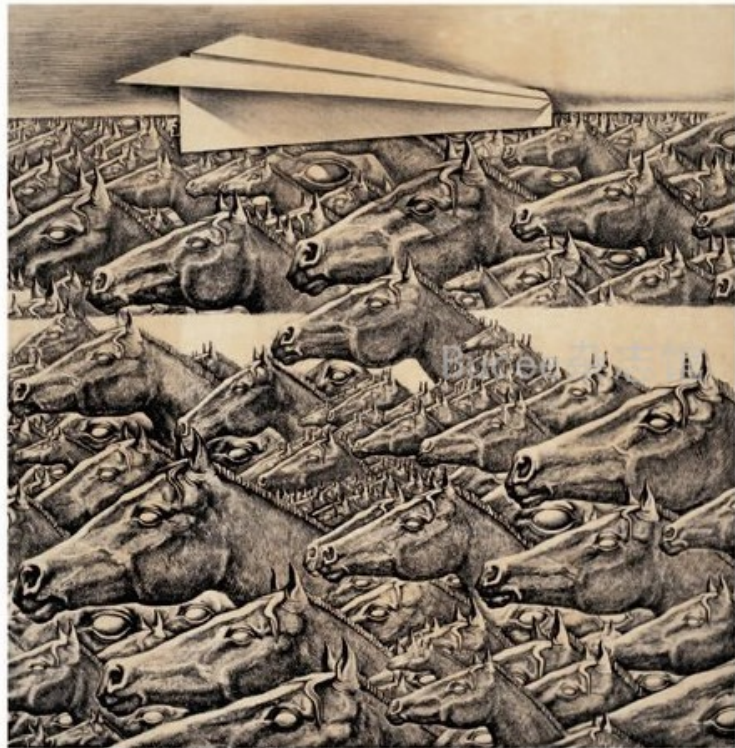
在外在的生活方式上，一切都变得更加千篇一律，一切都被拉平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模式。各民族特有的风俗磨灭了，服饰单一化了，礼俗国际化了。世界各国越来越显得交相渗透，人都按一个模式忙碌着，城市也越来越显得一模一样。

再明显不过的就是跳舞。二三十年前，跳舞还只是个别民族的事，还只是个人爱好。维也纳跳华尔兹，匈牙利跳恰尔达什，西班牙跳波莱罗——都按种种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旋律。显而易见，这都是艺术家的天才和民族精神凝结而成的。可如今，从开普敦到斯德哥尔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加尔各答，千千万万的人都跳同一种舞，配同样上气不接下气、毫无特色的五六首曲子。

第二个例子是时尚。时尚还从来没有在各国疾如闪电般地趋于一致。以前，时尚从巴黎打入其他大城市要几年，从大城市打入乡村又要几年。今天的时尚，眨眼之间就风靡全球了。纽约流行短发，一个月时间就有五千万到一亿女人栽进去，都成了马鬃头，像被特制的长柄大镰刀扫过一样。在世界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曾有过类似的威

力。

这类症状能列举的数不清，而症状本身也一天天增多。人们享受生活时，独立自主的意识正随着时间消逝。列举民族和文化中的特殊性，本来就比列举共同性要难。结果是连浅层次的个性都没有了，所有的人都穿着相同。单调必然会沁透人心。癖好



世界正变得单调

◎ [奥] 茨威格

相同会使人的面貌更相似，运动相同会使人的躯体更相似，兴趣相同会使人的精神状态更相似。无意之中，就会出现表现形式相同的感情，出现由于整齐划一的要求被加强而产生的随大流的感情，就会因心灵扭曲而导致肌肉发达，就会因个性消亡而导致人的类型化。对话这种交谈艺术就会被舞蹈和体育运动肢解。戏剧

艺术会由于电影而变得粗野。变化迅速的时尚、所谓“季节效应”的实践经验，会楔入文学。能让人静心阅读的书越来越少，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季节图书”……由于一切都是赶潮流的，消失得也就快，于是穷毕生精力耐心合理地概括出来的知识，在当代就十分罕见。用独到的功夫才能获得的一切，也是这样。

挽救的办法，那就是逃，逃向我们自己。看重精神生活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永远自由，做人的自由、做事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自由本义上的自由……

我们要活得平静、活得自由，不大喊大叫、不引人注目地去适应社会的机制。但在内心，要有自己最本真的爱好，要保持自己固有的生活节律。不傲慢地不屑一顾，不放肆地掉头而去，而要设法去注视、去认识。然后对不该归我们的，就胸有成竹地拒绝；而对我们不可缺少的，

就胸有成竹地拿来。对这个越变越千篇一律的世界，如果我们打心底里就不接受，那我们就实实在在地有了一个坚实的天地，一个永远超出于一切变化之外的天地。我们就会有力量，对一切分散、拉平嗤之以鼻。

（高唐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回归自我》一书，宋光智图）



欧洲人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忙

● 章元佳

在人们的集体印象中，欧洲被分为两半——勤劳严谨的北方，有着相对来说更低的失业率和更强劲的经济实力；闲散的南方，仿佛生活对于那里的人来说就是坐下来品一杯特浓咖啡，看着时光流逝。“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成为大众心目中南欧国家悠闲生活的写照。

很多人觉得南欧国家中最典型的有这种生活方式的要数法国。他们以为法国人一周只工作35个小时，每天有长长的午餐时间，而且每年都有很多假期。有人曾在社交网站上打趣地说道：“如果你的合作伙伴是法国人，那就惨了。春天，他们在搞浪漫；夏天，他们在沙滩晒日光浴；秋天，想起来的话，可能会回你几封邮件；冬天，他们又要去过圣诞节假期了。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就职于巴黎一家大型跨国建筑公司的高级咨询师奥利弗说：“我每周工作40至45个小时，基本上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半。”那么，“法国人每周工作35小时”的谣言是从何而起的呢？

“其实，法国的蓝领阶层以前确实是每周工作35个小时。”法国经济学家让·马里·蓬皮杜解释道，“但是现在，根据法国政府2010年的数据，有将近一半的工人每天都加班，因为加班的话会有加班补贴，人们宁愿用自己悠闲的时间去换钱。我相信去年的数据显示

的这一比例会更高。”然而这个国家的白领阶层其实从未享受过每周工作35个小时的“待遇”。拿律师来举例，根据法国国家劳动协会的数据，2008年，44%的律师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55个小时。

不仅是法国人，其他南欧人长久以来也被大家“冤枉”了。在马德里一家跨国企业工作的高级销售经理保罗·马丁内斯说，他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基本上都要到晚上6点半才下班。“为了迎合国际市场的需求，西班牙的工作环境也改变了很多。”他说，“现在在我的同事们都是匆匆吃个三明治当午餐，然后就回到他们的电脑前继续工作。这在20年前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是极为罕见的。”

事实上，整个欧洲全职工作的时间极为相近。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欧洲全职工作时间普遍在每周41个小时左右，法国只略低一点，为40个小时。各个国家的差别也不大，最少的国家是挪威，39个小时；最多的国家是奥地利，43个小时。

“那个‘法国人每周只工作35个小时’的谣言给大家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们法国人都是游手好闲、不卖力工作的一群人。”奥利弗说，“这印象根深蒂固，但事实并非如此。”

导致大家有这种错误印象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很多人都从事兼职工作，这是过去15年在职场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势。而在2007





因德拉·努伊



把对手留下

●黄鹤

2006年，百事公司CEO卸任后，时任首席财务官因德拉·努伊与几位候选人竞争CEO职位。当时，呼声最高的要数副董事长迈克尔·怀特，因为他资历最深，和努伊一样，也当过百事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但努伊凭借出色的表现最终胜出，成为公司历史上的首位女掌门。

怀特落选后，无心留在公

司，就去了科德角度假。努伊顾不上庆祝自己荣升，匆忙坐飞机赶去找怀特。二人见面后，沿着海滩漫步，闲聊了很久。回到怀特的别墅后，努伊看到房间里有架钢琴，便提出想唱首歌，请怀特伴奏。

一曲唱罢，努伊真诚地对怀特说：“你看我们不是配合得很默契吗？留下来好吗？你提任何

条件，我都会考虑。”怀特迟疑了一下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努伊没有放弃。接着，她让公司已卸任的前CEO去做说客，但怀特还是没松口。随后，她又给怀特涨了薪，享受和自己同样的待遇。努伊还在公司会议上说：“怀特是公司最出色的经营人才，也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有他的帮助，我才能干得更出色。”怀特终于被感动了，决定留下来。他对努伊说：“以后我弹琴，你唱歌，我们就这样一直合作下去。”

在努伊看来，能成为对手的人，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与其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不如与他们共赢未来。

（语冰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31期）

钱与油彩

●林清玄

我到一位画家的画室去，正好遇到一个有钱人要向他买画，两人一直谈不拢价钱。

有钱人抽着烟斗，一边要画家把价钱压低，一边又夸耀自己的富有。他说：“你可以问问艺术圈的朋友，看我过去买了多少画，如果你肯便宜卖给我，我以后会向你买很多，而且我可以介绍很多有钱人来买你的画。”

画家沉默地听着他的叙述，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说。

那富翁有些生气了，说：“我上个月向国外

订了一千万美金的货，谈判的过程也没有像你买一幅画这么困难。”

画家大笑起来，说：“你不必告诉我你多么有钱，就像我不必对你说这幅画用了多少颜料一样。你对我谈钱，就像我对你说我的仓库里还有十箱油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相信你的眼光，不是看上你的钱；我相信，你买我的这幅画，并不是看上我的油彩涂得多厚，而是这幅画好，不是吗？”

最后，那幅画按原价成交了。

（水月摘自台湾希代出版有限公司《孔雀的幼年时代》一[5]）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变得更为普遍。而在计算“全职工作时间”的时候，兼职者的工作时间被错误地算进去，导致平均值被拉低。“在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比如荷兰、英国、丹麦、瑞典和德国，兼职的人数更多。根据欧盟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这些国家全职和兼职的人的工作时间加在一起算的话，那么每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就是35个小时。”蓬皮杜解释道。

根据法国就业署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法国人兼职的时间为每周23.3个小时，甚至还比其他欧盟国家的20.1个小时多出3个多小时。这就能帮助马丁内斯解答他的疑惑：“怪不得每次我在下午四点半打电话给在德国工作的同事时，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涛声摘自《南都周刊》2014年第43期，黎青图）



◎ 张艺谋

口述

魏君子

整理

士之德操

“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现在还珍藏着，舍不得戴。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亡”，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有体现。

他在奥运会开幕前，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他们说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锻造的。高仓健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开幕式工作中心，给我送来。他回去以后，东京正下大雪，他又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的一座寺庙为我祈愿。翻译跟我讲，寺庙那天清场，只为我做法事，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高仓健一个人站在那里，整个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儿念经，拴着几万个铃铛，风一吹，叮当响，整个环境特肃穆。一个半小时的祈愿，高仓健来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这事儿高仓健不让我告诉我，是翻译偷偷告诉我的。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因为不是为了做给你看的。那个和尚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说那个寺庙是最灵的。祈愿完了以后，高仓健给了我一个牌子，我现在还留着，日文写的是：“祝张艺谋导演奥运开幕式成功。”

关于他，真是有好多细节。我以前跟他没有见过，只是他的粉丝，我们见面以后都互相喜欢，所以就那样对待彼此。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电影是桥梁，可以沟通人心。

还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个大堂酒吧，远处百米外是大堂，但是这个酒吧里人很少。他看不见外面，我能看见，我跟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大堂里人来人往，有日本人认出他来了，向

高仓健对人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忍不住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我拍了20多年电影，不长也不短。其他演员，如果我们让他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们高高兴兴就走了。我在云南这样跟高仓健说过，下午6点左右说“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点要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副导演慌慌张张地过来跟我说：“导演，高仓健没走！”为什么没回去？出事了？他说，导演和全体人员都在这儿工作，他不能走。我说让他来这儿休息一下，这儿有水、有椅子，他说怕打搅我们。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着，默默看我们工作，不打搅。我们全队上汽车准备走，老爷子远远地给我们鞠躬，他不过来，鞠完躬就走了，70多岁的人，站了3个小时。工作一天了，让他先回去，这算什么？全世界的演员都会觉得这天经地义，他却

觉得他不可以，因为导演还在工作、工作人员还在工作。

好多这样的小事情，都不是装的，他的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士”。还有中井贵一，高仓健的弟子，高仓健只要在东京、只要出远门，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当高仓健到达机场的时候，中井总是远远地给他鞠一躬，不过来，不打搅，远远地送他。高仓健对我也是这样，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赶飞机，他会在地下车库，看我的车走，远远地给我鞠躬。我吓一跳，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也怕人家认出他，站在地下车库，在一堆车后面，远远地送我。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民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他被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搭。小徐打了3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了小徐。值钱就不说了，是好几万的表，值钱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要怎样感谢这样一位为他打伞的民工。他说：

我是在听到崔京浩的那首《父亲》时，想起你的。

你50多岁了，一个人住在乡下。你舍不得那块守了大半辈子的土地，舍不得家里的猪鸡狗羊和三亩旱田。你不怎么会做饭，生了小病也不愿去诊所，醉酒了就要吵嚷，除非有人将你安顿好睡倒。

我打电话给你，许久你才接起。你说你正在喂猪，你尽量地压制着自己的喘息，怕我听到。我问你最近烟抽得厉害不，你嘟囔一



静默的爱

◎顾南安

下，说不厉害，却还是不可遏制地狂咳起来。我有些生气：“你以后能不能不把烟当饭吃啊！”你陪着笑说：“儿子，我听你的。”

泪水忽然就盈满眼眶。你劳苦了一辈子，现在年岁大了，享点清福多好啊。可你不听，非要一个人守在老家，不愿和我们一起住在城里。还说你会听我的。也许，拒绝也是爱，静默的爱，最后的爱。❀

（汪杰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4年第11期）

酒吧门口走过来，距离有四五十米时，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惊动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有四五十人给他深深鞠躬，悄悄离开。

有一个导演给他拍纪录片，那个导演礼拜天正在家抱着孩子，突然一接电话，听对方说“我是高仓健”，吓得差点把孩子摔了。他放下电话眼泪哗哗的，第二天早上，他只是一遍一遍跟我说高仓健给他打电话了。从很多细节可以发现，高仓健就是日

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日本的国宝。因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说是因为支持中国，经常遭到日本媒体批评。日本有一些人说他对中国电影过于支持，因为我去东京电影节，他60年都没有走红地毯——他从来不走红地毯，可他陪我走了。所以日本媒体就说他，在日本都不走本国的红地毯，他不管。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很爱中国，从骨子里爱中国。

我和别人讨论剧本的时候，尤其古装电影，我们谈一些人物

的价值取向的时候，我常常讲一些高仓健的小例子，我说这就是士的情怀。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我们经常拿高仓健的一些事为例子，讲解人物的动作：他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放上一束鲜花。我们多次接待他，每次问他有什么要求，都是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可不可以每天给我买一束鲜花回来”。原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知道，是放在他母亲照片前的。有一次我进他的房间，果然看到照片，照片放在写字台上，下面是白色的鲜花，不是正规的遗像，是他光着屁股，与哥哥、姐姐、妹妹和母亲在河边的生活照，很温情、很可爱。他到哪里都先把照片供起来，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去南极拍戏都是这样。这种大孝对我们都是传奇，现在我们谁能做到？几十年，真的很让人感动。❀

（琼宇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



高仓健和张艺谋在《千里走单骑》拍摄片场



为什么有的人挣得多而有的人挣得少？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人，得到的回答首先令我对自己的表达水平感到绝望。有80%的回答者认为我要把话题引向社会不公的问题，一谈到此，他们立刻义愤填膺、指天画地，这导致我为了平复他们的情绪而主动结了喝咖啡的账。另外，这也说明我认识的人，大部分都认为自己属于收入少的那个阶层。

当然，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已经把条件限定了，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中，“有的人”是同样努力，而且是在同样的资源基础上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理解为我说的这种人各项水平都是个平均数。但是，很可能有类似的另一帮人，每天做的事也完全一样，但是获得的收入却与前者差别很大。

造成这种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工作者所在区域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区域人力市场的竞争力结构不一样。还有一点，那就是同样的工作者，他们的职业杠杆水平不一样，收入也可能差别很大。

还是先来给职业杠杆下个定义吧：随着你所做工作的产品或者服务到的人数的增多，如果你付出的边际劳动量或者边际成本没有降低，甚至反而是越来越高，这就说明你的职业杠杆比较低。反之，如果边际成本下降很快甚至达到了零，那么就是职业杠杆高。

在《庄子》里有一则故事，能很好地说明职业杠杆造成的差距。春秋时期，一个商人在吴越之地做生意，从当地土著手中得到一个秘方，那是一种护手霜的制作方法，这种产品可以让人在冬天不生冻疮。商人后来制作了很多这种护手霜，把它卖给了吴王。吴国当时正在和越国、楚国打仗，吴国战士避免了生冻疮，提高了战斗力，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那种防冻

护手霜可以卖得很贵，还成了被限制出售的军需品。土著和那个商人同样生产护手霜，而商人赚的钱要比土著多很多。在这个故事中，商人的职业杠杆比土著的要高很多。

职业杠杆高的人收入更高，这其实很好解释，

为什么你挣得比别人少

● 崔 鹏





天长地久的小吃

● 蒋 勋

新竹城隍庙的贡丸、米粉……一谈起小吃，脑海中就有许多关于吃的记忆，而且这些都不是“大吃”，而是“小吃”。

我觉得，这些小吃里面其实存在一个信仰，就是天长地久。

什么是天长地久？

我经营一种食品，并不是一次努力让量产达到某个程度，之后赚了钱、发了财就不做了；而是我相信我的产品是会被别人记着的，有人会从好远的地方特意跑来品味一番。

台北有一间知名餐厅经常有日本观光客大批大批光临，特地坐下来吃蟹粉小笼、鸡汤面，甚至是蛋炒饭。店门口队伍排得老长，虽然旁边有很多模仿的店，却少有人去吃，为什么？

我相信这里面有一种品质，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品牌。我们注意“品质”“品牌”，这个“品”是三个“口”构成的，一个人真的是从吃开始，有了所谓的讲究，知道了凡事不要草率。就像蟹粉小笼，懂得吃的人知

道，一定要用调羹帮忙取用。在调羹里加一点点的醋和酱油，还有一点切得很细的嫩姜姜丝，然后一定要用筷子夹起来先咬一小口，不要咬得太大，否则里面的热气就跑光了。

咬一小口，你看到一点点的热气冒起来，这时先把里面的汤汁吸掉，享受那份美味，否则皮薄的蟹粉小笼一破掉，汤汁溢开就可惜了。这是品尝这份美味的诀窍，常常去那里吃的人都知道这些步骤。蟹粉小笼蒸煮的火候也拿捏得极为恰当，汤汁这么饱满，别家做出来的火候可能不对，蒸出来是干干的。这家蟹粉小笼的蟹粉和碎猪肉的比例也调配得刚刚好。

我们由此回到生活美学的基本面，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吃。可是如果吃的速度太匆忙、太快，两笼蟹粉小笼都还吃不饱，你急着填肚子，结果就会狼吞虎咽。

（潘光贤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品味四讲》一书，赵希岗图）

公司人竞争的最终目的是，在提供同等质量的产品或服务的前提下，比别人有更多的收入。但每个公司人的生命长度和健康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公司人之间的竞争就变成了一种效率竞争，如果谁能低成本地产出产品，那么他将在竞争中获胜。

所谓公司人之间的职业竞争，他们都在竞争些什么呢？从职业杠杆的角度看，他们竞争的要点就是职业杠杆的“把手”。无论是在一个公司里，还是在一个产业中，职业杠杆高的职位总是有限的。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中，平均职业杠杆比较高的行业也最能吸引社会中最棒的人才。

有时候，公司人在竞争方向上也会陷入我们常说的那种匠人思维，那就是“我要做得更多”。人们有时候还会以此为美德。

什么是匠人思维？如果你是个匠人，这里包括像我这样的写稿匠，还有似乎更高级一点的画匠或

者剧作匠，想要挣到更多的钱，一条很容易走的错误道路就是增加自己的产量。

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稍微地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付出的边际成本并没有下降，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成本还会出现上升——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家伙专栏写太多或者绘画作品完成得过多，还想保持边际成本不变，那么这些作品里所谓的灵感或者特色，就会被作者像撒胡椒面一样平铺在所有作品里，难免粗制滥造。而这又可能导致作者的职业杠杆下降。为了让职业杠杆坚挺，匠人们肯定要付出更高的边际成本。

所以，希望增加自己财富的公司人，更应该提高自己的职业杠杆，而不是增加自己的工作量——那只会让你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厌倦。

（惊秋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第43期，勾犇图）



方耀熊的小女儿打来电话，是2014年11月22日。

“今天凌晨1点半，我爸爸走了，可是他的愿望还没有完成。我们都急死了。”话筒那端的声音，喑哑焦急。

没有人会为这种事情着急的。他们是急着把父亲的遗体捐献给国家。怎么办理，他们还不清楚。但，这是父亲生前最后的愿望。他们一定要完成。

方耀熊的愿望，要不折不扣地完成。2007年，他和老伴将准备换购电梯房的100万元人民币积蓄捐赠给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时如此；2009年至今，他连续资助48名贫困大学生也是如此；2014年9月11日，这位82岁的老人被送进普陀区中心医院后许下遗愿时也是如此。

“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看重遗体捐献的价值。他一定要把自己拥有的都回报出去。”方家小女儿在话筒里语速极快地说出了全家的请求，“可是我们都太舍不得他了，因此生前没有办好手续。现在还来得及吗？”

闻讯而来的相关工作人员带着手续表格来到方老家中，破格办理了通常应在生前办理的遗体

捐赠登记。

在选择遗体的去向时，方老的至亲在数个机构中一眼看中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就让这位老战士，再回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去吧。”

遗 愿

在入院两个月后，方耀熊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最后的 心愿

◎沈轶伦

他并不怕死。17岁参军、18岁入党，经历过湘南战役、成都剿匪。方耀熊最后随军进入西藏，他当过战士，也做过连副指导员。“一路进藏，一路铺路，翻越了13座雪山，很多战友就从我的身边倒在路上，再也没有起来。”

“他们牺牲时多么年轻。前一天还有说有笑地和我一起唱歌、学习，后一

天就是白雪掩骨。而我活着。我常常想，我活着，也就是在继续他们未尽的生命。”曾与死亡一路随行过，方耀熊并不害怕它的到来。但他害怕，以自己不愿意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入院后，病危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尿毒症引发了肾衰竭，疼得钻心，老人痛不欲生。最后的治疗阶段，家人不能再进入ICU病房探望，每天只能打3分钟可视电话。方老就在话筒这端对老伴邓盛珍说：“我一身的病，恐怕来日无多，将我的躯体用于医学解剖之用，或许能帮助医生在未来更好地攻克肾脏疾病，这样也就能为社会再尽一点力了。”

邓盛珍眼圈红了。她愿意帮方老实现愿望，又不想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街道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闻讯赶到医院，愿意帮助方家办理手续。邓阿姨说：“再等等吧，兴许会好转呢？我们全家都支持方耀熊，主意定了是不会变的。但兴许他又能再撑一段呢？”

幸 福

方耀熊定下的主



方耀熊



意，是不会变的。

老伴邓盛珍深知这一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熟谙老爸的为人。

2007年，家里的小辈接到银行的求证电话，问老人忽然转账100万元，是否遭遇不法分子诈骗。急忙赶到父母家求证的子女，直到见到父亲才被告知，父母竟然瞒着他们，将积攒下来改善生活、换购电梯房的100万元捐赠给了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用于建希望小学。

“没有想法？怎么可能，我们也是凡人啊。”小女儿说，“但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方耀熊的孩子。所以当老爸说‘自己穿好吃饱不是幸福，帮助别人才是幸福’时，我们不觉得好笑，我们懂。”

出生于浙江永康农家的方耀熊，吃过没钱的苦。靠着外婆辛苦耕作两亩薄田，方耀熊才勉强读完了高小。眼见着不少同学升学，12岁的方耀熊却只能辍学在家。也怨、也哭，却无力改变。他在心中，把求学的种子牢牢埋下，“如果我有钱了，不仅要自己读书，也要资助像我一样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

2007年，方耀熊读报时看见在长征路上捐建红军小学的倡议书，埋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瞬间被触发了。他激动地回家，和老伴商议后，他选择了援建红军长征路上的甘肃省合水县固城乡新庄小学、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上章村红军小学和江西省峡江县金江乡城上红军小学，并指定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建一所小学。前三处，是红军经过之地；后一处，是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这位“一下下”就捐出100万元的老人，对随后接踵而至的荣誉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善款如何使用较真得要命。那时候，几乎每隔一两周，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就会接到老人的电话：专款是否得到专用，援建中的小学工程进展如何，工程质量是否得到保证。“捐出去的每一分钱，我当然要盯紧，不能让这笔给孩子们受教育的钱，打了水漂！”

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孩子们有了新校舍，写信邀请他去看看。这位当时就患有胃病、高血压、肾衰竭、慢性肝炎、关节病的老人，去楼下报箱取了这封信，然后拖着一天比一天浮肿的腿，爬上老楼的台阶，回家。

无私

他不愿意给受助者添麻烦，也不想让别人记得他。只有一次，方老见过他资助的对象。

2010年，受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请来参观上海世博会的江西峡江县金江乡的城上红

军小学校长张源鹏特意联系记者，再三嘱咐，“到上海的第一站一定要先去看望方老”。

那一年的5月11日，第一次出远门的城上红军小学的10名师生踏出上海站，张源鹏和同事陈林峰老师无暇观光，直接来到方老家。

衣着朴素的两位老师，拿出了一只精美异常的玻璃罐。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罐千纸鹤和幸运星，还有一卷卷各种色彩的小纸条。那是学校里的孩子们知道校长要来上海看方老而连夜折的。打开纸条，粉红的、浅蓝的，每一卷都是一句祝福的话——“祝方爷爷和邓奶奶身体健康”，“感谢方爷爷无私助学”。

张源鹏向方老仔细介绍：这所占地仅11亩的小学原有的教室是平房，中间以土墙隔断。每逢下雨天，屋顶漏水，教师只能暂停上课，帮学生们挪挪桌子避开水柱后，再继续学习。得到捐款后，3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新刷的油漆，笔直的扶梯，还有供



方耀熊与邓盛珍获得“红军小学”贡献奖



低年级孩子发展兴趣爱好的活动室。

方耀熊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向来不想要人知道他的善举，连捐款留名都只写“一位老战士”。但当他得知这所小学位于3个县的交界处，许多学生每天跋山涉水赶20多里路前来上课时，方老又激动起来，连声说：“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能捐的太少了。”

陈林峰说，因为方老的善举，许多人开始关心城上红军小学，有人捐来电脑，有人捐来体育器材，“虽然孩子们的就学、住宿条件还是很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因为有方老的善举，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信念

“也许我能做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好一点点。”方耀熊说。

离休后，他成了宜川街道离退休干部二支部的骨干。在他的影响下，这个老龄支部连续5年资助2名中学生、3名小学生直到学业结束。方老说：“我见过报上的一句话，很同意那个观点：带着财富死，是一种耻辱。能为社会的进步做些有意义的事，这才是财富该用的地方。”

然而躺在病床上，方耀熊再也无力去挤公交车捐款了。宜川街道的工作人员去病房探视，看见方老的求生意志已经渐渐变得微弱，鼓励道：“您坚持一下，许多人患了肾衰竭，靠着透析还能存活很多年，我们社区里的人，都很想念您。”老人握握探视者的手，不说话。

等到探视时间结束，大家都离开病房了。忽然身后的门打开

了，护士探头叫了床号。“这一床的家属在不在？过来一下。”

“哎呀，是我们家的。”正在说话的邓盛珍和女儿脸色一变，赶紧走过去。护士递出来一只空碗说：“病人刚刚起身，努力把饭吃完了。”

一直没有哭的方家小女儿忽然哽咽了，回头张望着找到探视者说：“谢谢你们！爸爸一直相信组织，胜过相信亲人。一定是你们说了什么，所以爸爸肯吃饭了。我们劝了那么久都没用。你们一来，他就肯吃饭了。这是精神的力量。”

她一直送访客到电梯口。电梯门合上的那一瞬，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从脸颊上滚落。

就这样，看到方老情况好转后，已经同意了方老遗愿的家人，又把遗体捐献的事情搁置了下来。

但在2014年11月22日凌晨，方老的病情忽然恶化。这位从来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的老人，临终前重病，希望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之用。

延续

2014年11月24日，下午3点，大雨。

雨中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里，一块小得不起眼的指示牌上用毛笔字写着“方耀熊同志告别会”。

一楼的告别厅里，方耀熊静静地躺在花丛中，他将从这里出发，继续去实现生命的另一种价值。小小的房间里，关于方老的挽联也格外简单——“溘然辞世捐遗躯；贡献医学永不朽。”这里的一切都符合他生前的愿望，一切，都是朴素的。

方家大女儿在家属致答谢辞时，诉说了方老最后的岁月里的一个小细节：病重阶段，由于双脚浮肿，方老已经没有办法穿鞋了。勉强穿上拖鞋，都会钻心地疼。看不下去的老伴鼓励他去买一双新鞋。但看到新鞋标价300多元，方耀熊无论如何也不舍得。最终在邓盛珍的坚持下，方耀熊买了新鞋，穿上的那一瞬，他紧紧皱着的眉头展开了，“好舒服！”他说，“但太贵了。”大女儿对着身后父亲的遗体扬声说：“可是爸爸啊，您当年划出100万元去捐款助学时，可是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啊！您就是这样的人。您就穿着这双一生中最高贵的鞋上路吧，我相信那是去往天堂的路。”

小小的厅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安睡着的方耀熊，还是倔强地扬着下巴，抿着嘴唇，好像为说服了家人、实现了心愿而感到舒心。

（朱权利摘自《解放日报》2014年11月26日，CFP供图）

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陪伴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

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使你成为善良的人。

——村上春树



带刺的长椅

●睿雪

德国柏林有个公园很特别，里面有十几条吸引人眼球的长椅，其表面布满了4厘米长的锥形钢刺。

许多游客说，这样的椅子中看不中坐。唯有当地的居民知道，这十几条长椅是最人性化的设计。

长椅的设计者是公园管理员法比安·布伦森。布伦森年轻时是名设计师，退休后来公园做管理员。他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条长椅上坐着两个人，左边的人看着手机傻笑，右边的人则盯着手机狂喊“加油”。他们顶多相距50厘米，可内心世界像隔了十万八千里，你聊你的

天，我看我的球赛，互不干扰。

这让布伦森意识到，人和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两个人紧挨着，却各自关注着不同的世界。

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布伦森向当地政府申请，将公园的长椅改成“锥刺股”的款式。得到允许后，他先设计出一个投币盒和一个连接着十几根钢刺的线路板。然后，在每条长椅表面均匀地钻上十几个孔洞，孔洞里安装的正是那十几根钢刺。平时，这些钢刺都是冒出孔洞的状态。当人们往投币盒投入50欧分后，钢刺就会缩回到椅子中，人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

钢刺缩回的时间是10分钟，时间一到，椅子就会发出尖锐的警告声，十几秒后，钢刺又会重新冒出来。对于步行疲惫的人们来说，10分钟的休息已经足够；而对于玩手机的人来说，10分钟一晃就过，这样能有效起到“扫兴”的作用。

每条长椅上都有一条相同的标语：请别让每天在此走路的距离小于手指滑动屏幕的距离。

带刺的长椅使用一段时间后，居民们这样评价：长椅虽有些“邪恶”，但让我们醒悟——试着放下手机，多和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面对面地交流。

（月月鸟摘自《海安日报》2014年11月24日）

有一年慈禧老佛爷做寿，请谭鑫培进宫唱戏，戏码是《捉放曹》。谭老板将一句念白“杀猪宰羊”，忽然念成了“杀猪宰牛”。念错了，自然没赏，谭老板倒也不以为意。后来有人追问他：“老爷子，你怎么给念错了？”谭鑫培道：“今年是三阳（羊）开泰，本不愿应这出戏。要照原词一念，先犯了个大不敬的罪名。”

原来，那年是羊年，慈禧又属羊，她一向对“羊”颇多



敏感词

●老猫

忌讳，在老佛爷的生日会上说“杀猪宰羊”还了得？什么都得讲个避讳。谭老板心细，自觉过滤了。这话传到李莲英那里，李加倍赏了谭鑫培，后来，宫里还把《捉放曹》这戏给禁了。

这个段子是戏剧评论家徐慕云先生写在《梨园外纪》里的。这只是古往今来众多因忌讳而过滤、更改词语事件中的一例。

（如夏摘自译林出版社《风月有痕》一书）



“您要米饭还是面条？”这大概是空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2014年5月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极大地扩展了这句话的外延。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吃米的人偏好集体主义，善于从整体角度思考问题；吃面的人则正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善于分析细节，重视个案。

且慢！这个差异不就是通常所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吗？心理学界很早就有这个说法，认为欧洲和北美人崇尚自由、宣扬个性解放，东亚人都是听话的乖孩子，集体意识强，甚至还有人把这种差异看成是民主制度和现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的重要原因。

看来差异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在于，难道这种差异竟然是由饮食习惯造成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结论到底是如何得出来的。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塔尔海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正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由来。此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大致可以概括为“现代化假说”和“病原体假说”，前者认

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个人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时，就会导致其成员越来越重视分析性思维，越来越鼓励个性发展；后者则相信传染病高发地区的居民为了减少被传染的机会，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排外，越来越强调集体主义。和寒冷的欧洲比，东亚地区气候较为炎热，人口密度也更大，导致这一地区的传染病非常多，最终培养出了东亚人独特的性格。

米饭 还是面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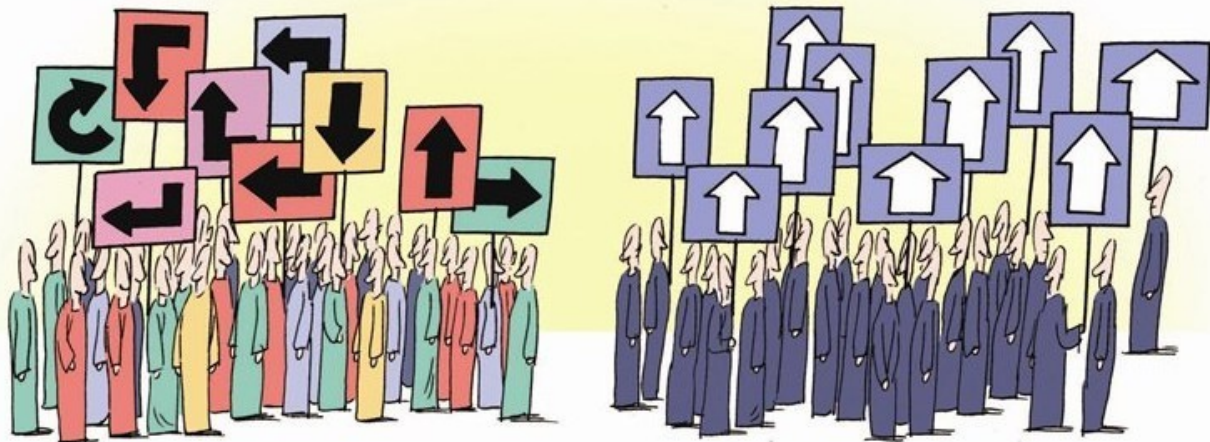
●袁越

随着时间推移，前一种理论越来越不吃香了。比如，日本和韩国都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也在迎头赶上，但这些地区的人民仍然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这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性格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很

小，不足以解释造成欧亚两种文化之间差别的原因。

后一种理论也有自己的问题。已知传染病和气候密切相关，有没有可能是东亚地区的气候，而不是传染病导致了两者的差异呢？塔尔海姆教授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他相信热带地区的人不但传染病多，而且也都喜欢种水稻。水稻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作物，需要很多人合力修建灌溉系统，相互商量着分配水资源，所以稻农们必须学会相互合作，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虽然单产比水稻低，但种小麦基本上无须灌溉，所需劳动力也较少，麦农不需要和他人合作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众所周知，东亚人一直以大米为主食，欧洲人则更喜欢吃面食。塔尔海姆认为，双方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才是造成欧亚两种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塔尔海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经过一番寻找，他发现中国最合适。中国以长江为界，江北气候偏冷偏干旱，和欧洲一样适宜种小麦；江南则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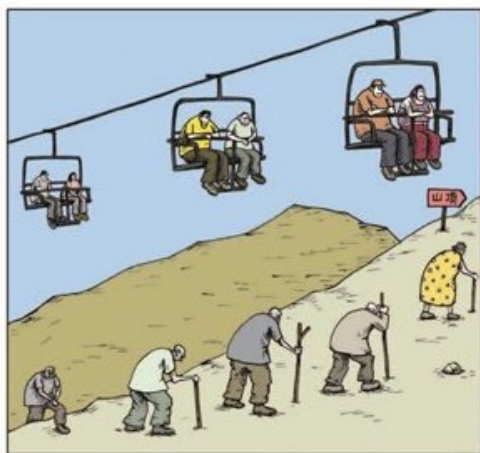




许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对房子、汽车望眼欲穿，几乎不惜牺牲一切。我则想说：如果你大学毕业时的裤子日后穿不进去了，这条裤子就不再属于你了。怎么没有人担心自己对这条裤子能拥有多久呢？我这么说，是觉得人们越来越只用一把尺子衡量生活：买了什么牌子的车？买了多大的房？人家有了，我有了没有？但大家都忘记了另外一把尺子：你为了得到，究竟失去了什么？

如今房奴、车奴充斥于世，这充分反映了这种单一价值观对我们生活的塑造力。2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讲新婚之后我们夫妻二人的生活状态。在我看来，当你买一件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时，就开始受这个东西的奴役。比如，我要买一双时髦的旅游鞋，立即会在家庭财政上戳个窟窿。为了补这个窟窿，就得抽出时间去挣钱，哪怕是干不想干的事情。这等于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换这双鞋。所以，我必须想一想：这双鞋究竟有多重要？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状况。当时我们俩只有我有工作，拿200多块的死工资，无房无奖金，两人在北京很难活下去。妻子则英文、日文俱佳，当时正赶上外企大举进军北京，机会多



青春有价

●薛 涌

多。记得有一次，一家工厂的日本专家找不到翻译无法工作，请她去帮3天忙，一天100块。在那年月，这算是挺吓人的报酬了。

可她从不多干。理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青春减价出售。我们结婚时一无所有，但都知道自己还年轻，要用青春追求新的生活，即出国留学。当时留学很难，而我的英语几乎要从头开始学。所以，我们很清楚，要尽可能把青春投入自己的发展。20年后，如果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回首今天的艰辛，当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刻。难道就为了100块一天给卖了？不卖，坚决不卖！

当然，生活要维持，必要的

工作还是要干的。但是，如果我们除了食物外基本不消费，穿旧衣服，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出去工作的需要，把青春最大限度地留给自己。就这样，我们闷头发奋4年，妻子先考取了耶鲁大学的博士；缺乏英语才能的我，得以混了个家属的资格跟去，因为在旁听时小有表现，也成了那里的学生。想想都是多亏没有贱卖青春，留着给自己长了点本事。

到耶鲁后，我先是家属，后来读硕士课程，免学费但无奖学金。那时妻子拿的全额奖学金，其实比当地的最低生活线还少几百块。那时也有些校内打工的机会，我们在没有办法时也干过一点，但只要生活能维持，就不会干。道理还是：青春不减价拍卖。

在美国的头几年，我的衣服几乎全是街上邻居搬家清理旧货时买的，比如10美分一条的牛仔褲等等，尺寸不对也勉强凑合着穿。但那时却是我们求知生涯中最珍贵的，那时一无所有的状态，其实是最为富足的。如今年过半百，回想起来，最为庆幸的还是：青春有价，没有贱卖。当然，我们从来没有忘了锻炼身体，对裤子的所有权绝不肯放弃。

（薛 涌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王 原图）

稻为主，和大部分东亚国家一致。但中国早就统一了，无论是江南还是江北，人种和语言文化都是类似的，只是农作物不同，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就可以排除文化或者种族的影响了。

于是，在中方研究人员的帮

助下，塔尔海姆教授从6座中国城市中招募到了1162名志愿者，先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测验他们的思维偏好，再统计他们到底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面长大的。当他把两组数据摆到一起统计分析时，发现两者确有关联，吃米长大的中国人更符合传统东

亚人的思维模式。

那么，如果原来种水稻的人停止种地，这个差异是否还会存在呢？这就是塔尔海姆教授的下一个研究计划试图探究的问题。

（徐 东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22期，喻 梁图）



图①

2014年精彩瞬间回顾

①2014年11月18日，巴西圣保罗州 Nazare Paulista，干旱的 Atibainha 大坝。摄影：Nacho Doce

②2014年2月7日，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奥运五环中的四个被点亮。摄影：David Gray

③2014年1月28日，香港，医疗人员准备进行捕杀家禽的工作。摄影：Tyrone Siu

④2014年2月12日，人们观看在以色列南部内提沃特附近的农田上空飞翔的棕鸟。摄影：Amir Co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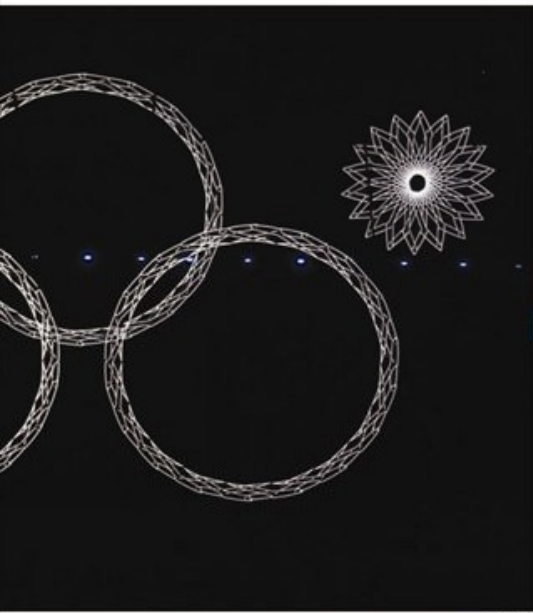


图④



图⑥





图②



图③

⑤2014年1月9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人们在沙滩上踢足球。摄影：Yasuyoshi Chiba

⑥2014年5月20日，新加坡，澳大利亚著名游泳运动员克里斯汀·斯普林在著名的大厦顶层游泳池游泳。摄影：Roslan Rahman

⑦2014年9月27日，叙利亚库尔德难民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留下一个摇篮。摄影：Murad Sezer

⑧2014年3月5日，在Perevalnoe的乌克兰军事基地附近，当地妇女看着眼前的士兵，认为是俄罗斯军队。摄影：Thomas Peter

(CFP、新华/路透供图)



图⑤



图⑦



图⑧



失和与相惜

●王开林

曾国藩是位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位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锋颖凛凛，率性豪宕，不愿作假，活出了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38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太平天国运动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助曾国藩，对其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

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氏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氏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和姓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辞诡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了个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天贵福仍在军中，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

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天贵福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楨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怎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



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地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能说出这话，的确是因他有过人的雅量，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年）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芒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惘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

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生。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真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也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地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技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技”的妙解。

（志峰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百年湖南人》一书，何保全、于泉濛图）

曾、左二公名言

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

——曾国藩

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过思者迷正应。

——曾国藩

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多狐疑者，不可与之谋事。

——左宗棠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破书万卷，神交故人。

——左宗棠



喻继高工笔画作品

一日早晨，喻继高先生打开窗户，有一只黑色蝴蝶飞进来，沿着他所画的粉红色茶花上下飞舞，然后落在“花”上，久久不肯离去。据传50年前于非闇画牡丹时，也曾有蝴蝶飞来，二者当有异曲同工之妙。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画家徐姚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落款时先写了个“鬼”字，下面不知该如何落笔了。画家黄养辉见之，建议画题改为：鬼敢来乎？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徐姚受其启发，以后凡画钟馗，皆题为：鬼敢来乎？

书法家瓦翁生性豁达，幽默开朗。他曾为自己撰写挽联，上联为：永别了花花世界，下联是：再见吧人间天堂。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吴冠中先生在家撕画。吴冠中是名画家，社会影响大，其作价格自然高，撕画如同撕钱。有记者戏称他这是在“烧房子”。吴冠中自己的解释是：不把有瑕疵的作品留给明天。

1970年，林散之洗澡时不慎跌入开水池中，全身严重烫伤，幸而经抢救后，拇指、食指和中指尚能执笔，从此自号“半残老人”，又刻闲章一枚：瑶池归来。

去北京拜访李可染前夕，林散之带了一幅精品，心想：如果李可染赠我一幅，我必将作品回赠。李可染听说林散之要来，也准备了一幅精品，揣测：假如林散之送我一幅，我将回赠他。结果两人聊了半天，谁也没有先拿出作品，成为憾事。

亚明是名家，为人随和。求画者络绎不绝，踏破门槛。他为此撰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党

住钟山之麓，君家太湖之滨；同宗同名同道，书法祝尔日进。”

1994年，毛焰的《持伞裸女》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因为全裸，围观者众多，不得不在画的暴露部位拉上围巾。

1942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毕业生编辑毕业纪念册，要求每个人画一幅自画像。吴冠中不愿随俗，他只画了自己的面部轮廓，没有五官，与众不同，非常另类。

启功在南京期间，有人带了幅署名启功的作品请他鉴定真伪。启功看后幽默地说：“这字写得太好了，明显写得比我好，我写不出这么好的字。如果你们看到差的、羞于见人的字，基本上都是我写的。”

2002年夏天，我与几位艺术家应邀拜访贾平凹，在他古朴的创作室里，发现字画润格，摘录如下：“自古字画卖钱，我当然开价。去年每幅字千元，每张画千五，今年人老笔亦老，米价涨字画价也涨。一、字：斗方千元，对联千二，中堂千五。二、匾额：一字五百。三、画：斗方千五，条幅千五，中堂二

画坛那些事

●纪太年

政军民来来往往，下联是：三教九流进进出出。

1987年秋，无锡一位书法作者萧平到南京拜访萧平，并带去作品请萧平提意见。临别时，南京萧平为无锡萧平题词：“我



亚明山水画作品



央视公益广告《打包》

忘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

●青青子衿

在台湾有一对老夫妻，上校退伍的王爷爷85岁，王奶奶69岁，结婚50多年，感情甚笃。不幸的是，两人先后患了老年痴呆症，双双失智。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什么都忘了，但却还认得彼此的脸孔，随时找寻着对方的身影。

家人白天要工作，于是两位老人被安排到医院的看护中心，白天接受照顾及复健，晚上接回家。但不管在哪里，不管干什么，两人都要在一起，片刻也不想分离。

对于老夫妻来说，除了朝夕厮守，生活能给予他们的不多了。可是，随着王奶奶病况的恶

化，连这一点点的幸福都要被剥夺。王奶奶必须住在中心接受全天候的照料，这样一来，她只能白天和王爷爷在一起，到了傍晚便要分别。临走时，王爷爷总不断询问：“奶奶呢？我得带她一起回家。”最后他一个人离开，忧伤总是挂在脸上。

而失智较严重的王奶奶反而显得非常开心，还喜欢穿红色衣服，她会笑嘻嘻地告诉周围的人：“我快要结婚了。”当有人问她：“你要和谁结婚？”她会清楚地说出王爷爷的名字。原来，她的记忆回到了少女时期，永远停留在即将嫁给王爷爷的那段幸福时光。

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公益广告《打包》，许多人看后都落下了感动的泪水。这则广告不是来自哪个天才编剧的创意，而是来源于该广告制作公

司的杨先生和其父亲的真实故事。

杨先生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记性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都不记得了，后来，他连亲人都不得记得了。

有一天中午，杨先生带父亲到一个酒店的餐厅吃饭。吃到最后，父亲发现盘子里面剩下两个饺子，竟然用手直接拿起饺子装进了口袋。杨先生愣住了，说：“爸，你干吗呀！”父亲喃喃地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后来，父亲因为病情恶化住院，杨先生请假陪伴在父亲左右。他跟同事说：“即便父亲再也认不出我了，我也要让他一睁眼就能看见最爱的儿子。”

（杨 萍摘自《东方青年》2014年第33期）

千。官也罢，民也罢，男也罢，女也罢，认钱不认官，看人不看性。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对谁都好，对你会更好。你舍不得钱，我舍不得墨，对谁都好，对我尤其好。生人熟人来了都是客，成交不成交请喝茶。”

1991年，一位苏南老板来到陈大羽处，见面捧出几万块钱：“你给我画只最好的鸡，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要为工程送礼。”陈大羽回答道：“我的鸡留着自己‘吃’呢，不卖！”事后，陈大羽跟人解释说：“瞧他那气焰，好像钱能买到一切。如



陈大羽作品

果给他画画，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我岂不也成了他的‘推磨鬼’？”

傅抱石在上篆刻课时，坐在前排的女学生举手要求发言，她说：“傅先生，你黑板上的字写错了。”傅抱石回头望望，果然有一个字少了一横，他尴尬地笑笑，学生们立刻哄堂大笑。原来那一横正是发言的女学生偷偷抹掉的。女学生名叫罗时慧，后来成了傅抱石的太太。

（晨 晨摘自《现代快报》2014年11月10日）



年前，小岛说年后他要去浪迹天涯，他提议我们几个老朋友聚一下，以示告别。

我们当然都表示赞成，只要有人请客，我们都是乐意奉陪的。

那天聚餐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小岛做了慷慨激昂的陈述，大意是他已经稀里糊涂地过了30多年了，不能再稀里糊涂地过下去了，既然三十不能立，能走也是不错的。

小岛说得很动情，好几次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我们完全被他的情绪感染了，再加上酒精的渲染，我们都有些激昂了，对他的决定大加赞赏。什么事业，什么成功，什么爱情，什么婚姻，都是过眼云烟，不过自欺欺人罢了！我们要活在当下，活出真我，活出一片新天地！

由于语言太苍白，小岛深情地清唱了一首汪峰的《再见青春》。虽然由于情绪激动加上醉意泛滥，唱得有些跑调，但情真意切，句句发自肺腑及丹田，让我们都不禁动容。

他唱着唱着，竟有泪流满面的趋势，我们不禁唏嘘感叹：还是年轻好啊！跑调都能这么有范儿！赞！

最后，由于实在太感动了，老秦抢着买了单，说是要让兄弟省点钱，留着路上用。

春节后，迟迟不见小岛有所行动，正当我们疑惑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正在处理家事，比如把必备的行李打包，把不用的物件该卖的卖、该丢的丢。现在终于处理得差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春暖花开之日，就是你我告别之时。

于是他提议再聚一次，毕竟吃一次少一次。

这次聚会依然有些小伤感，小岛依然说了很多，我们依然被感动了，当然我们依然喝了不少酒。

小岛依然清唱了那首《再见青春》，这次的表现显然好多了，唱得比较靠谱，只可惜缺了点儿第一次唱时的那种惊心动魄。

最后，我们诚挚祝福，亲切拥抱，那一刻，我们哭了——好兄弟，去月亮之上自由飞翔吧！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你永远是我们最炫的传奇！

过了一段时间，桃花开了又谢了，仍然不见小岛成行。

小岛还是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公司里有些工作还需要他解决，虽然他在公司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有些工作还是要由他负责的。做事有始有终，做人有情有义，这才是一个新时代有为青年的品格。

另外，多存点钱也是必要的，毕竟出门在外，有钱没钱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要做的是浪迹天涯，而不是混迹江湖。

最后，他说工作已经基本搞定，很快就要“仗剑出山”“快意恩仇”了。

对此我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就再次聚会以作最后的

告别达成了一致。

那次聚会不再有伤感，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对未知旅途的期待、对人生还有无限可能的欣慰。

我们狠狠拍着小岛的肩膀鼓励他：去吧！去领取你人生最灿烂的那枚勋章吧！去给死气沉沉的生活一记响亮的耳光吧！去告诉所有人，一事无成也一样可以活得理直气壮！

漫长的告别

●王朔





中国人的宗教

◎张爱玲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的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的痕迹很少。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才得到欢愉——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

且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

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留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石头摘，任焕斌图）

最后，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小岛唱了一首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老秦、党生和我伴着歌声跳了一段广场舞，是那么的合拍……那一刻，我觉得：人生真美好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还是没有行动，他说很难决定第一个地方去哪儿，他说这很重要，可能决定下半辈子是否幸福，一定要慎重！但他说很快了，真的！我们呵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仍然没有行动。他说最近下雨，不利于出行，而且他有很多衣服没洗，洗了的又没干，再等等，很快，真的！我们继续表示呵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照旧没有行动。他说最近天热，紫外线太强，容易对皮肤造成伤害，会影响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将来，再等等，很快，真的！我们照旧表示呵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习惯性地没有行动。他说最近有几个重要的约会，做人要有情有义，不能放人鸽子，再等等，很快，真的！我们习惯性地表示呵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秦沉不住气了，小岛已经用“吃一顿少一顿”的理由吃了他好几顿了。现在

“吃一顿少一顿”已经成了小岛的口头禅，取代了原来的“我要写一本书”。

在又一次“吃一顿少一顿”的告别聚餐中，老秦语重心长地对小岛说：“人生最成功的事就是说服自己相信目前的生活挺好的。我觉得你已经成功了。”

党生也语重心长地对小岛说：“要不你和我一起考公务员，这个更有挑战性，更符合你新世纪有为青年的气质；考事业单位也行，最近事业单位准备涨工资了，很有前途！”

此时，我当然不能落后，我照样语重心长地对小岛说：“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去哪里。”

那次告别聚餐是史上气氛最凝重的一次，小岛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甚至最后连歌都没有唱。

看着小岛转身离去的孤单背影，我们难免有些唏嘘，但毕竟告别来得晚一些，总是好的，我很欣慰。

在一个睡意昏沉的黎明，小岛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火车票，即刻启程！

告别来得猝不及防，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缠绵悱恻，也许，这才是最好的告别。

（余娟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邝颢图）



提琴

●
阿城

老侯是个手艺人。老侯原来在乡下学木匠，开始的时候铤檩铤椽子。

老侯对从未铤伤自己很得意，说：“师傅瞧我还行，就让我煞大锯。”

煞大锯其实是很不容易干的活儿。先将原木架起来，一个人在上，一个人在下，一上一下地拉一张大锯。大锯有齿的一边是弧形的，锯齿有大拇指大。干别的活可以喊号子，煞大锯时却只能咬着牙，一声不吭，锯完才算。

老侯的腰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老侯学细木工，手下稳，别人都很佩服，其实老侯靠的是腰。

老侯学了细木工，有的时候别人会求他干一些很奇怪的活儿。老侯记得有人拿来过一只不太大的架子，料子是黄花梨，缺了一个小枱，老侯琢磨着给配上了。

老侯的家在河北，早年间地方上有许多教堂，教堂办学校，学校上音乐课，用木风琴，弹起来“呜呜”的，很好听。老侯常常要修这木风琴。修好了，神父坐下来弹，老侯就站在旁边听。

有一次神父弹着弹着，忽然说：“侯木匠，你会不会

修另外一种琴？”老侯问：“什么琴？”神父说：“提琴。”老侯不知道，嘴上说试试吧。神父就把提琴拿来让老侯试试，是把意大利琴。

老侯把琴拿回家琢磨了很久。

粗看这把琴很复杂，到处都是弧，没有直的地方。看久了，道理却简单，就是一个有窟窿的木盒。明白了道理，老侯就做了许多模具，熬了鱼膘胶，把提琴重新粘起来。神父看到修好的琴，很惊奇。神父于是介绍老侯到北京去，因为教会的关系，老侯就常修些教堂的精细什物，四城的人都叫老侯洋木匠。

老侯因为修过洋乐器，所以渐渐有人来找老侯修各种乐器，老侯都能对付。北京解放了，老侯就做了乐器厂的师傅，专门修洋乐器。

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来一把提琴，请老侯修。老侯一眼就认出是神父的那把提琴，老侯没有吭声。老侯知道，跟教会沾上关系，是麻烦。因为是自己修过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快。干部来取琴的时候，老侯忍不住说：“您的这琴是把好琴。”干部说：“不是我的，是单位上的。”老侯说：“就是不太爱惜，公家的东西，好好保存着吧，是把好琴。”

1966年夏天，到处抄家砸东西，老侯忽然想起那把琴。厂里不开工，老侯凭记忆寻到那个单位去。

老侯在那个单位里东瞧瞧，西看看。单位里人来人往，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加了碱的面糊味儿。老侯后来笑自己：“这是干吗呢？人家单位的东西，自己找个什么呢？怎么找得到呢？”于是就往外走。

可巧就让老侯瞧见了那把琴。琴的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糨糊刷大字报。

老侯就站在那里看那个人刷大字报。那人刷完一处，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刷，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龙 华摘自北京燕山出版社《阿城精选集》一书，李晓林图）





有待

◎刘荒田

旧金山，周末清早，住宅区照例是寂静的，多半生灵要睡点懒觉，连松树顶的乌鸦也不例外。我撩开楼上落地窗的纱帘，不存心看风景，只想让视线在成片的绿色和叶间漏出的乌青色海波上安卧。一个男子在街对面的林荫道上遛狗。遛狗和被狗遛的画面，是临窗时见得最多的，然而他依然让我惊奇——50多岁，脸白无须，穿着和季节不大合拍的厚夹克，右手持杖，左手牵皮绳子，狗把绳子拖得绷直了，男子不得不迎头追赶，白色手杖迅疾有力地叩击露水未褪尽的水泥地面。这一发现叫我放心——他的腿依然健全，拐杖不必用于支撑身体。前面是撒欢的四条短腿，后面是速度不错的两条长腿，加上威风的“第三条腿”，看，懒洋洋的早晨，顿时有了健劲的动感。哎，不止七条腿呢！眼

镜还有两条腿。我暗笑自己的无聊，然而快乐是不招自来的，举目处皆有喜感，连绿草上星星点点的松果、小不点的雏菊、黎明前被兼职学生胡乱扔在人行道上的免费小报，都似乎“有待”。

这个念头之来，是因记起宋代词人贺方回的诗句：“诗将何句待重阳。”重阳将近，以吟诗为天职的诗人是务必“赋得”乃至联句的。诗句还没想好，更没写在纸上，可是，何妨假定，何妨预约。喂，重阳节，诗嘛，少不了你那一份额。重阳若有待，必早早知道一个腹笥有“货”的才子，即将登高，即将献出锦绣之篇。那么，合共“九条腿”的遛狗图，花木和鸟，赖床的和起早的，不也皆有所待？待什么？狗等待人爱抚颈毛，来这般明为抱怨实是称赞的一句：“追得够呛！”松果等待一双嫩嫩的小手，使劲掰开，把种子抖出来。以广场舞的姿态走过来大妈，等待一声问好。不要以“多情人奈物无情”为借口，拒绝赞美眼中的一切。

江山如有待，江山确有待，人间万物哪一种不在期盼？天窗等待阳光，湖水等待倒影，纸张等待文字，网络等待帖子，妆镜等待红颜，顽皮的风等待一顶忘记系好的帽子……有一天我步行出门，去三个街区以外的杂货店买报纸，走过邻居冷清清的大门，背后有人幽幽唤我，是一位女性同胞，60多岁的模样。“我在窗后坐着等好久了——你能不能替我买份报纸？”原来她患了坐骨神经痛，没法走路。可以想象，世间有多少人在等候被欣赏、赞美，就有更多的人在等待同情、安慰和帮助。只是我们匆匆路过，没注意到罢了。

这个早晨，我照旧作文，敲打键盘时，听到蹦上屏幕的汉字说话：“谢谢你选中我。”

（凤鸣摘自《燕赵都市报》2014年11月15日，杜凤宝图）

要知道为什么

◎潘石屹

我们公司有一位韩国设计师，叫承孝相。他很有想法，写过一篇文章叫《你知道为什么写诗吗》。其中，他写到两个诗人的对话。一个诗人说：“我知道如何作诗。”另一个说：“你会作诗，但我知道为什么作诗。”

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好多的思考。由此，我们可以一连串地想下去：你会盖房子，我知道为什么盖房子；你会写文章，我知道为什么写文章；你会吃饭，我知道为什么吃饭；你知道活着，我知道为什么活着。“你知道”的更多的是技术、科学、工艺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我知道”的是在哲学甚至宗教层面才能回答

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追寻“意义”。

我们需要时不时从生活中抬起头来，问问为什么，这样生活才不会失去方向。问过了，得到解答之后呢？我看还是得继续埋头苦干，进入到工作的乐趣中去。

（孟兰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既要成功，也要成仁》一书）



葛丽泰·嘉宝

葛丽泰·嘉宝
葛丽泰·嘉宝是好莱坞默片时代的电影皇后。她生性内向，有过几段恋情但都以失败告终。她曾说：“假如我爱过什么人的话，那就是斯蒂勒（嘉宝走上影坛的启蒙老师）。”1928年，年仅45岁的斯蒂勒病逝后，嘉宝发誓“独身不嫁，了此一生”。

安徒生
安徒生曾在日记和书信中这样解释自己一生未婚的原因：“由于我长得丑并且将永远贫穷，谁也不会愿意嫁给我。”这个写下无数童话的人却不曾拥有童话，以至临终前感叹自己为童话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并且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时，不管想象力是怎样有力、如何光辉，它还是应该让位给现实的”。

那些单身的人儿 ●殷毅

21年前，南京大学“名草无主”寝室，四个单身男生每晚为“脱光”卧谈，却意外创想出“光棍节”。此后的若干年里，“光棍节”从南京的校园发展开来，成为单身男女这一庞大群体的狂欢节。

可是说到底，人生毕竟没有永恒的旅伴，单身与否，都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单身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层面的自由选择。

下面要介绍的人，都是单身，有的是为毕生奋斗之事业，有的是为此生挚爱守节……然而无论如何，单身，都是他们人生中重要的关键词，也是成就他们传奇人生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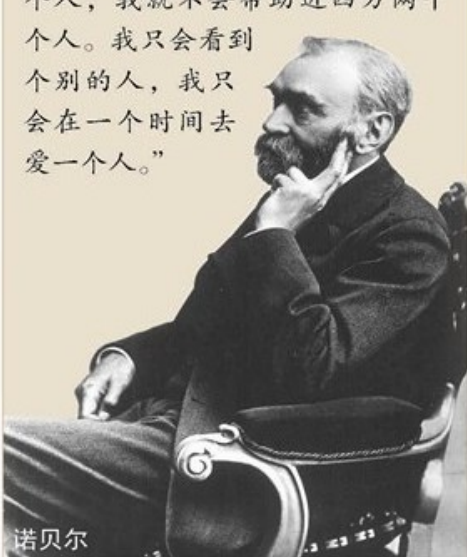
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从12岁起，直到87岁去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2009年被诺贝尔基金会评为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之一。她说：“假若我不扶起这个人，我就不会帮助近四万两千个人。我只会看到个别的人，我只会在一个时间去爱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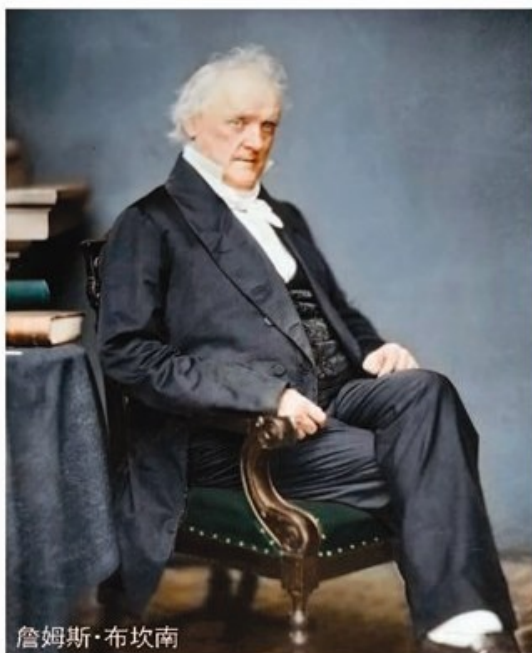
安徒生



特蕾莎修女



诺贝尔



詹姆斯·布坎南



可可·香奈儿



林巧稚



米尔维娜·迪安

诺贝尔

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一生获得专利255个，生前拥有Bofors军工厂，还曾拥有一座钢铁厂，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虽然曾有三名女性走进他的生活，但无一修成正果，他死后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创立了诺贝尔奖。

詹姆斯·布坎南

詹姆斯·布坎南是美国第15任总统。他28岁时订婚，但未婚妻在1819年由于过量服用镇静剂死亡，从此他再也没有结婚，成为目前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结婚的总统。

可可·香奈儿

被香奈儿拒绝后，威斯敏斯特公爵曾伤心地问：“对你来说，难道连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这个头衔也不够吗？”香奈儿回答：“地球上有很多公爵夫人，但只有一个可可·香奈儿。”

林巧稚

林巧稚终身未婚，没有儿女，却被称为“万婴之母”。她是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师、中国科学院医学部第一位女性委员，亲手接生过5万多名婴儿。她说：“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而她“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米尔维娜·迪安

米尔维娜·迪安是泰坦尼克号上年龄最小的幸存者，当时仅两个月的她和家人准备去美国开始新生活，但沉船事件改变了一切，她一生都没有结婚。

（晓 风摘自《壹读》2014年第18期）



著名女作家张洁在回忆汪曾祺的文章中写道：“感到窒息的时候，便会翻开他的文字，不紧不慢地读着，既急于知道结果，也不曾想得到什么警人的启示，只是想找棵树靠一靠。”

好的散文就是如此，像棵树。当你疲乏时，当你走累了，如果恰好路旁有棵树，多半就会在那树上靠一靠。也许，这就是“休”字的来源。

红尘中，喧嚣声不绝于耳，繁杂充斥眼帘，我们整天纠缠在明争暗斗、唇枪舌剑的乱麻中不能自拔。于是，我们的心灵想走一走，出去散个步。阅读是放飞心灵最好的翅膀，美文是惬意心灵的最佳去处。可极目而视，桌案旁满满当当的是报纸杂志，书橱里重重叠叠的是经典名著。可我们还是觉得无书可读，就像那些亿万富翁说的“穷得只剩下钱”的困窘。这倒不是矫情，而是选择困难症的再次发作。

翻开报刊，不外乎就是人咬狗的新闻，或者沾着文学名的副刊短文。要么是家长里短，要么是风花雪月，共性是“短”，短得上个厕所正好能看完一版。周遭变得太快，学业渴求凭借百日冲刺有成，艺术水平也依托捷径式的招数提升，连结婚也是“闪婚”，离婚也是“闪离”……“快闪”成了主流，哼着“唧唧呀呀”的戏曲显得无比滑稽和不合时宜。信息的爆炸要求信息要短小简明，我

们恨不得只听《新闻联播》里的导语即可。

“快餐文化”成了我们每日的“盘中餐”，吃得越多，我们越是饥饿，越是营养不良。

我们需要厚重的经典与名著，需要那些作家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地缓缓流淌的活水。可如慢板的纯文学散文却被许多作家

找棵树， 靠一靠

●陈凤兰



弃如敝屣，他们一转身都卷进了炮制长篇小说的洪流。似乎没有一本厚重的、沉甸甸的长篇，自己都枉为作家，都愧对作家这个伟大的称号。“作家”头衔虽无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甚至每年还要奉上一定数额的会费，但没有这个帽子，就像在希特勒时代没别上保命的纳粹徽章一样，没有它，在文学创作的圈子里你就无法被验明正身。所以，作家的头

衔是要的，匹配作家头衔的长篇也是要的，如果长篇还能华丽地转身改编为影视剧本，那就可谓名利双收了。

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作者既不炮制鸿篇巨制，也不料理“短、平、快”的“快餐”。他们是“匕首”“投枪”型的，对于时事现状，他们或嬉笑怒骂，或舍我其谁。字里行间充盈着“心有苍生”的担当，更有审视、解剖的“血痕”。贫富差距、道德滑坡、回不去的故乡、走不进的城市……他们像杜鹃一样彻夜啼鸣、满嘴染血。可我不会在柔和的灯光下，冲进刀光剑影中，我怕读后无法安然若素，我怕梦中不得全身而退。

累了，更多的时候我想像一只慵懒的猫，在冬日阳台的藤椅上，暖暖地沐浴着阳光，“呼噜呼噜”地打个盹。

我会打开梭罗的《瓦尔登湖》或者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我只是想让生活慢下来，慢到能看见

花蕾爆开的刹那，听得见蚯蚓翻身的“嚓嚓”声……至于别人怎样呼风唤雨、飞沙走石，且随他去，我自溪水潺潺、惠风和畅……

渴吗？来一杯香茗。烦吗？寻幽静的小路散个步。累吗？找棵树靠一靠。也许，这便是极好的。

（李进图）



《读者》微商城

正式开通啦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在线支付，体验时尚潮流，将《读者》优品购回家！扫描《读者》微商城二维码或关注读者微信（duzhe.weixin），进入菜单栏“微商城”，在线下单，支持微信支付、信用卡和储蓄卡支付，分分钟实现在线交易。

读者杂志社承诺：《读者》微商城每成交一笔，我们将捐1元钱给“《读者》光明行动”。您在《读者》微商城中的每一笔购物，都是一次善举，我们诚邀您一起做常怀慈善之心的时尚潮流文化人，共同帮助贫困家庭的弱视儿童！



苏宁易购

15亿年货红包 提前抢

2015年《读者》的全年订阅用户可获得由“苏宁易购”提供的价值50元的优惠券（单笔订单满299元使用，限于以下品类：食品/酒水/家居/清洁/母婴/美妆个护，可同时参与上述类目“买二付一”的活动），使用有效期：2015年1月5日—2月18日。



活动详情：

手机用户联网后，扫描图示二维码下载“苏宁易购”客户端，若为新用户，注册账号后，进入首页大促楼层二“15亿年货红包免费领”即可领取使用。若为“苏宁易购”的老用户，登录账号后，进入相同页面即可领取使用。

用户也可依实际需求选择领取使用“苏宁易购”提供的其他优惠券：10元券（单笔订单满79元可用）、20元券（单笔订单满149元可用）、100元券（单笔订单满559元可用）。

《〈读者〉最受欢迎的文章集萃》系列



风风雨雨，《读者》已经创刊30多年了，在这期间，一篇篇优秀的文章如沧海遗珠，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更加璀璨夺目，我们愿做珠海拾贝人，给读者呈现一场文化与艺术的华美盛宴。

《〈读者〉最受欢迎的文章集萃》系列精选了《读者》杂志近年来的优秀文章，按主题分册出版，共十册。《妈妈的吻》感受母爱的伟大；《以父之名》体会父爱的深沉厚重；《致敬青春》缅怀青春岁月；《因为爱情》体会爱情的甜蜜与忧伤；《心会飞翔》给人启迪与力量；《吟风看世界》坐观天下，领略世界万千景象；《生活在路上》品味文学大师的笔下风光；《山高我为峰》传递正能量，有志者事竟成；《追智慧的人》开智慧之门，见一沙，知一世界；《爆笑

不由君》囊括千万笑料，挑战你的笑点。

本套丛书定价260元，单册定价26元。当当、亚马逊、京东、全国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及机场书店均有售。





蔡元培



鲁迅



梁漱溟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精品

李晨/绘



闻一多、朱自清



徐志摩



启功